

孟縣志 卷九

孟縣志卷九

戶部主事馮敏昌撰 孟縣知縣仇汝瑚全輯

金石

明元

元泰定四年泚水鎮法雲寺鐘題識 正書 城東南隅上生寺 存

右鐘高二尺許經一尺八寸其題識云懷慶路孟州

河陽縣泚水鎮法雲寺鑄造上堂鐘一顆鳩茲勝利

端為祝延皇帝萬歲臣宰千秋國泰民安法輪常轉

仍願四生九有永出輪迴八難三塗停酸息苦皆有

元泰定四年歲在強圉單闕月維太簇上元旦尊宿

僧廣智大師前孟州僧正講經賜紅沙門極了果吉

祥住持僧宏致大師講經論賜紅沙門素溪了明助

孟縣志卷九

金石下元

一

緣施主本邑耆老人等保佑各人自身家眷吉祥如

意者按法雲寺今在泚水鎮是鐘不知何時徙入城

中其文尚可句書蹟亦瘦勁頗似山谷道人書體云

元河陽張中順妻劉氏節行碑 行書 在縣學側忠義祠

起處斷缺約七字

河陽張公之妻也性清 有志節讀

斷缺約六字

公遂有雲南之行且十年不返里中富 斷

缺約六字

萬里外今亡矣當擇富貴者而嫁之夫 斷

約六字

許人而更嫁非義也夫果不還願以死 斷

六字

定吾志誓不可奪繇是人莫敢言又五 斷缺

字

歸時年三十三矣 者偉之居家有法 斷缺約五

恤其家

異於常日佩服 斷缺約五

或有觸衣屬耳者輒澆濯而煩搨之其凜

斷缺約五字

至順三年二月十三日以疾終於家享年

斷缺約四字

人桓娶范氏梓娶徐氏女一人適郭氏男孫

斷缺約四

字風俗之不美也久矣大丈夫鮮克自立况婦

斷缺約

五字不渝可無愧於人矣僕以子準忝佐孟

斷缺約

五字不修者正風俗者庶有采焉

斷缺約六字

韓彧立石 河陽楊克誠鐫字

右河陽張君妻劉氏節烈碑其半已斷缺力訪不可得僅存其下半耳所存碑字但云河陽張公之妻幾莫知其爲誰氏者而舊志列女傳內一條云劉氏張中順之妻合蚤未幾夫有雲南之行十年不返里中

孟縣志卷九

金石下元

二

豪悅其姿容數使人給之曰中順亡矣當擇富貴者嫁氏曰夫果不還願以死守况存亡未可必乎時偶有觸其衣者若將浼焉輒澆濯再四有男子寄夫信到坐其炕側及去乃斲其炕五年夫果還至今相傳爲斲炕夫人云按此條與碑所載事跡大畧相同蓋編輯舊志時或碑猶完好或別有所據故旣載其姓又多斲炕一事而今得據以知其爲劉氏也然舊志不載朝代年號幾令人不知爲何代者幸此尙存至順三年之文按其語意此碑似當卒後未久卽爲撰述頗似墓誌銘者然故并其卒之月日與享年若而亦并載之又并其子婦及女之壻家而亦并載之

則其爲當時之碑審矣然撰人姓名旣不可辨而未云韓彧立石者未知卽撰文之人與否至左方尙有數字或是書人姓名而亦不可辨而轉因有斷炕一事卽里人老婦亦知傳說而重惜之故雖在闐闐之中而尙不致於盡遭遺棄卽此以見其精誠之不容泯沒而節烈之在人心者無時或息也因跋之如右以爲移風易俗者之一助焉又其書迹尤清勁絕倫有右軍遺意初觀之大似唐碑中之致佳者於孟縣元碑中當爲第一且其文雖斷缺然尙可以意屬讀其存者亦高簡有法所謂殘珪斷璧尤當愛護者故茲令其移入縣學側鄉賢祠云

孟縣志卷九

金石下元

三

郝文忠公墓前石坊記

正書 至順三年存 在 縣西二里郝文忠公墓前

文云大元郝文忠公之塋後云岢至順三禩蒼龍壬申春病月吉日肇建坊在墓前百許步其坊高一丈廣五尺許今爲土所沒其出土者尙八尺餘坊上橫書字大徑三寸五分極端楷小字亦有法按此坊或爲文忠公子采麟遷葬時所建或文忠之孫長墅所建皆不可知而文忠之曾孫貫明所刻神道碑則更在其後九年耳

成湯聖帝廟碑 前應奉翰林文字儒林 燕山周仁

榮撰 汴梁路睢州襄邑縣儒學教諭馬 天書 正書

至元二年存 在 縣東五里摘星廟內

竊以粵若大丈夫而有享其廟祭者在躬必有 義見  
當時行事也其名猶有垂於竹帛功書簡冊者王侯  
而有享其廟祭者在當時必有勲業濟夫一世也其澤  
則有稱於後代者 聖帝仁覆普天德洽廣宇羣物  
無有不得其願者豈可 之金石以詔來世乎今

記帝王世紀湯祖禹在唐虞時舜乃命爲司徒  
以掌五典而敷人倫焉受封於商其後 世而有湯  
生而明 懋昭厥德恪謹 慄慄危懼不敢怠荒慎  
終如始夏以爲方伯得專征伐而都亳則殖有禮覆昏  
暴功業極盛後以武功成故曰成湯爲商之太祖故以  
烈祖稱焉肇修興治之綱紀煥乎其德有過卽改從諫

弗逆不事遊畋用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建中於民以  
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襲慶無窮惟德曰新其勤  
如是寅畏天地罔不恤祀代虐以寬 事以簡去三面  
之網天下美其仁語十 之訓在位者守其職惟有顯  
道以集厥躬民陷刑罟告萬方曰實予之罪立賢而無  
問其方類去惡而先誅凶殘撫莫化之國形如天之仁  
飢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資者振之惠愛適中剛柔得誼  
邪慝咸消尙以禮義自防聲色不邇兢兢業業日慎一  
日勇智之性天所錫聖敬之德日所躋其於慰九域  
庶之望敕萬邦黎獻之共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難不  
悚百祿是總四方之國服其武功此之謂也自十一征

乃式上帝之命 在天之靈以有九有之師是以天下  
歸仁矣雖 七年之旱遽興一念之精誠以六事自責  
遂剪髮 以身爲犧牲禱於桑林之社以格上天神  
明渙霈之霖爲民祈穀民賴其休獲福甚厚使後世之  
人至於今 豈非襲慶如流澤加於後代  
哉於是孟之治東有勝地一區其形跡甚古宏隆然高  
起岌嶮 雄壯左腋巨野大陸 行 王屋之  
山西嵩少而瞰洪河倚太行而負天黨實中邦地理之  
一望也不知其於今幾千百 矣而其里俗 曰

焉 其神曰 天地水府三官曰成湯

聖帝曰岱嶽曰府君及兩廡諸司亦陪列矣庸以厭鎮

孟縣志卷九

金石下元

五

妖氛之兆 人歲時祭祀偕配享之又 聖朝崇重祀  
典名山大川五嶽四瀆聖帝明王忠臣烈士能興雲雨  
能禦大灾能捍大患載於祀典者所在 吏趣 致  
祭凡民有德者亦得預焉每遇亢陽不雨里中耆老齋

咸至祠下罄竭丹 虔懇禱祀之澍雨淹足

靈驗甚 神貺不窮 其賜而常無天孽之殃

安義鄉苟村 李君卽欲樹石刻 以紀神

靈之 有志願而 早世其子王希義王希顏

李思恭鳩 石以補 託鄉先生 仲文

狀請文於予予曰 腸枯澀

何可文哉再三辭遜不得已乃 其事 仍

曰

爰 政兮其道平平敦大毫土兮於斯

昭厥德兮明而又鮮 垂裕後昆

兮 愛如泉寅畏天 兮若隕於深淵 陷刑罟兮曰

實予之憊救焚 征伐無道兮

是先有七年之旱兮禱祀精專甘澍立至今神貺

倏然民之不忘 貽我後人兮 海堧神

傷儼然兮袞服褰褰 祀事不絕兮禮幣牲牲神

時大元至元二年歲次丙子二月日立石人王希義李

思恭李思敬 助功奉御高智

孟縣志卷九

金石下元

六

右成湯聖帝廟碑其碑陰首行云本廟祭田壹伯畝

東至道西至道南至道北至北 岸用此永為記

後係村民姓名茲不具錄

大元故翰林侍讀學士國信使加贈推誠保節功臣昭

文殿大學士大行 大夫司 追封冀

國公諡文忠公陵川 郝公神道碑銘并序 集賢

學士太中大夫涿郡盧摯撰 承事郎懷慶路同知孟

州事兼管本州諸軍奧魯趙穆篆額 承事郎懷慶路

河陽縣尹兼管本縣諸軍奧魯勸農事知河防事劉敬

祖書丹

正書 後至元六年 存 在城西二里郝文忠公墓前

公諱經字伯常郝氏自潞徙澤之陵川始公八世祖祚

曾祖昇祖天挺父温旣没其徒相與號靜直處士有三  
男子公其長子也八世祖而下 居業儒不仕以淑  
其里場休瀋慶 公壬辰之變靜直君流寓燕趙  
間公年十餘歲沈塞靜重狀貌瓌奇精敏有志趣盡力  
子職及其爲學晝或忘舖 昔誥且衣服危坐諷誦不  
輟劬勤如此凡五六年劓劓掎摩磊砢而直廉卓而輝

殊月異擷芳雋腴充而足之趨武周孔以  
肩淵軻雷風斯文陶冶當世慨然以爲已任山峙川駛  
天遊神遇屹乎莫移浩乎莫禦變化不可測矣旣冠順  
天道左副元帥賈公同一見待以國士 張 公柔  
館公帥府張賈子弟皆從質學海內名諸侯聞伯常之

風者莫不飭使介走書幣庶幾屈爲賓友公一謝絕世  
祖在潛邸羅致異雋挹其聞遣使者一再起公旣奉清  
問上稽唐虞下迨湯武所以仁義天下者緩頰以談粲  
若所陳 帝喜諭所聞凝聽忘倦且俾書所欲言者條  
數十餘事皆援据古義剴切時病及踐祚更化用公之  
言居多歲已未憲宗自將伐宋建益上流世祖總東師  
跨荆鄂公建議大槩以謂彼無釁可乘未見其利唯修  
德以應天心發政以慰人望簡賢以尊將相惇族以壯  
基圖撫殊俗制列鎮以防窺竊結盟保境興文治飭武  
事育英材恤罷氓以培植元氣藏器於身俟時而動則  
宋可圖矣帝偉公所論以爲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撫



副使然勢不中止遂絕江圍鄂守將賈似道賊遽請和  
憲廟升遐王師言還明季世祖卽皇帝位詔公以翰  
林侍讀學士使宋號使曰國信錫金虎符公方隄淮邊  
將李壇輒潛師侵宋兩淮制置使李庭芝寓書於公巖  
以歎兵館留真州藉爲 實公答書弭兵息民通好兩  
國實出聖衷日諭邊將戢戍守圍以契和議衆所聞知  
今啟釁自壇一旦律以違詔將無所逃罪此何與使  
事也公後上書宋主移文其執政論辨古今南北戰和  
利害甚 皆不報顧窮極變詐以撼公之志知其終不  
可怵於愠數也撻鐻館所塹垣柵棘驛吏訶閹夜士鳴  
柝防閑挫抑獄犴之嚴不啻如此介 而下久於囚羈

戚嗟尤怨無復生意公語之曰鄉顧望不前將命之責  
一入宋境死生進退聽在彼守節不屈盡其在我者豈  
能不忠不義以辱中士大夫乎但公等不幸須忍死以  
待揆之天時人事宋祚殆不遠矣衆服其言亦皆自振  
勵至元十一季右丞相伯顏奉辭南伐江漢名城望風  
鄉附世祖命禮部尙書詰宋執行人之故遂以禮歸公  
聞嬰疾在塗醫問絡繹旣至錫燕路朝以張異睽隱其  
瘁於廛事也詔治疾於家病遂殆不起以聞天子悼焉  
官其子采麟奉訓大夫起家知林州初公之使宋也內  
則時相王文統忌公重望排置異國陰屬邊將違詔侵  
宋沮撓使事欲以歎兵假手害公外則宋權臣似道竊

卻敵爲功取宰相畏公露 丐盟幸免之跡遂主議羈  
留舉國皆知其非似道不恤也公拘真館十有六季去  
國未幾而文統伏誅甫歸國宋探誤國之罪似道殛宋  
隨以滅然則懷姦怙寵傾陷善良雖暫若得計機發禍  
敗曾不旋踵抑宋有亡徵公與阨會其患難不渝始終  
名節儉一時而享百世 初非不幸也公歸以十二季  
四月卒以是季七月乙酉春秋五十有三是曰丁酉權  
厝保定府西靜直君墓次公幼至孝撫諸弟極厚待宗  
族 近如一篤友樂施德於己者雖細惠必報然偉特  
方嚴風岸峭立衆不可攀薰良蕪姦題帖無貸故用世  
之志適際可爲已墮奇擯旣處幽所曰以立言載道爲

務撰續後漢書紕丕儕權還統章武以正壽史之失著  
春秋外傳易外傳太極演原古 通鑒書 玉衡貞觀  
刪注三子一王雅行人志各數十卷公於辭以理爲主  
雄渾有氣文集若干卷傳於世嗚呼功於斯術者不旣  
多乎捐累適已又何其勤 公娶張氏淑明祗修嫺德  
君子後公卒子男三人二早卒一采麟也以文學行治  
今爲翰林侍講學士少中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女二  
人已嫁孫長墅次幼曾孫貫明采麟謀徒公之厝兆孟  
州河陽縣西北東許村卜協則次公生平事來謂摯曰  
先子葬有曰墓隧之碑宜得銘得銘非信後詒遠者銘  
猶無刻也夫子宜銘摯惟侍讀公以宗儒文雄有勞烈

於國敘德暴庸莫詳史氏其堅毅忠壯抱負不可掩者  
名聲昭徹雖走卒牧豎深閨婦人皆能道公姓字與沒  
世無聞者異信後詒遠何待墓刻然不可無銘也銘  
曰

鍾氣之奇維志是持緒道之微而才可爲振轂鄒魯驂  
乘濂伊獵德遊藝載驅載馳濬其孰植其滋孰

其藪孰煦孰歛有實其居賓吾能戲聖潛於藩髦選無  
遺裾冠魏憲言祁祁躍淵天飛鱗介雲達顧

迺休王師迺命鴻碩柔遠淮夷夷速其顛公凜乎危削  
槩搯觚榮觀幽羈刪述昉分名義昭垂薄言旋歸昔壯

今耆胡不康寧胡不期頤胡不三事爲國蒼龜清廟宗

彝不旣厥施輿論嗟嘻烝烝嗣夔圖永孝思刻文墓碑  
以顯詒之

皆大元元統改元後至元六年二月吉旦曾孫貫明

敬刊

右郝文忠公神道碑高五尺五寸廣二尺三寸乃集  
賢學士盧摯所撰其載事迹與史相應但較史詳畧  
得中而於郝公之氣節文章亦能表而出之不遺餘  
力惜其書體殊不稱爾按元史本傳畧云世祖卽位  
以經爲國信使使宋拘留眞州七年從者怒鬪死者  
數人又九年丞相伯顏奉詔南伐問宋執行人之罪  
宋懼以禮送經歸明年夏至闕錫宴大庭秋七月卒

明年宋平云云則文忠之歸在宋亡之前一年爲元世祖至元十二年與碑云公歸以十二年四月者畧同而四月較但稱夏者更核矣然碑中之誤字亦自不一如左輔元帥賈公同之同當作輔建益上流之益當作鷁偉公所論之偉當作偉是曰丁酉之曰當作月通鑿書法之鑿當作鑑淑明祗修之祗當作祗徒公之厝之徒當作徙皆其訛誤之字而其脫漏者則以辱中士夫句中字下當有州字又其甚者則所云父温當云父思温考之元史本傳及中州集郝天挺小傳內所載皆然其他脫漏者亦尙不一蓋皆當曰書丹者之謬也且以碑中所記年月考之文忠公

以至元十五年七月卒卽於是月權厝於保定靜直君墓次至文忠子采麟徙葬河陽縣西北許村遂請作此碑而文中不言其年月至碑後所云後至元六年者其下方僅有曾孫貫明數字以下不可辨然則此碑當爲文忠之曾孫貫明所立計後至元六年去前至元十五年文忠公卒之歲已六十二年若文忠公子采麟而在亦近百歲卽孫長墅而在亦六七十歲今旣皆無其名而唯有曾孫貫明之名則其爲貫明所立無疑矣蓋文忠之子采麟雖請盧學士摯爲銘或未及刻石至文忠之曾孫始刻石於墓故并文忠之父之名亦脫書一字所謂愈遠而愈失其眞也

且此碑之立在建立石坊之後而書迹亦遠遜坊上所書意坊尚非貫明所能辦而此碑乃其所立耳又此碑舊志亦載其文而所據者則明史官陳仁錫古文奇賞內所載之本蓋已改削加添不一而足如趨武周孔以肩淵軻則改爲沂源洙泗以肩周程之類至於舊志則又諱言文忠先時自潞徙澤之川而并其祖父行畧皆削去之今則一依石本雖字畫訛缺而尚非改本耳至此碑本在城西二里文忠公墓前數十年前僧人欲耕其墓前餘地因移碑許村之廟中藏之遂斷爲兩截故近人作中州金石考謂其無存卽墓亦漸就平圯今因訪得其碑而張縣尉

孟縣志卷九

金石下元

十二

葆遂躬至其地飭令修墓仍令僧出碑砌立墓前庶自此以後碑與墓俱不致湮沒無考矣

重修嶽雲宮碑 洛陽大棲霞宮元學講師提點賜紫金欄頤神養素大師張大謙撰 奉訓大夫懷慶路孟州知州兼管本州諸軍奧魯勸農事知河防事完顏貞吉書 奉訓大夫懷慶路孟州達魯花赤兼管本州諸軍奧魯勸農事知河防事賚也列 篆

正書  
六年

後至元  
存 在

城南門外一里嶽雲宮內

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 而不可受可得而不三見自本自 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

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狝韋氏得之以挈  
天地處戲得之以襲烝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  
之終古不息堪坯得之以襲崐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  
肩吾得之以處太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  
處元宮禹強得之立乎 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  
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  
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然而三代以先及秦漢唐宋至今得道者不可勝舉維  
我重陽祖師金代正隆年間遇異人於甘水之濱授五  
篇之祕典 遊海上普化三州同登五會度者七人馬  
譚劉邱孫王郝是也皆所以 心 意少 寡欲之理

不主一相不居一教其後再傳者丹陽席下潘真人得  
丹陽之妙理傳九轉之神機再演 風敷揚教海授之  
於棲神 真人其人 傳心印衣不解帶脇不  
沾席侍師有年一旦磐桓於平水之間往遊於懷洛之  
境見峯巒聳翠上出重霄乃仙家小宥之洞天也愛而  
不捨去而復來茲有本境司帥昆季等慕先生道價清  
高敦請住持僉曰乃 真人之故基也先生遂居之芟  
荆剪棘捨瓦礫頤神去智起造於戊辰之歲經營二紀  
三清有殿聖眞有位廊廡 寮煥一新也真人一旦示  
衆有云今來天兵南下 火西來於是先生暢然而起  
率領門徒迤邐東邁至於三城廓門之外名曰白家庄

先生觀感見竹木參差地靈人傑 四顧徘徊久之  
又得長春先師所畱墨跡三字額曰嶽雲庵悅而不已  
謂從者曰乃吾之所居也遂居 東有桑麻萬頃之富  
民田南抱黃流曰 萬人之渡西觀濟水有源泉利益  
之恩背負行山看嵯峨万仞之峯雲層掩映水遶藩籬  
於是居之經營卜築 紀之間聖真列位雲房 室備  
已噫想像先生 德厚 理幽深門徒益勝師一日  
示衆云吾今年壽長矣聰明衰矣大事將終言訖乘比  
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 無殃 是 世而蛻享

春秋

葬於宮之西北隅門徒邱壠棺槨四時

奠祭不忘師恩今來百有餘年聖真踈漏廊廡摧殘所

孟縣志卷九

金石下元

十四

有法孫法允等謹發 再 結 將殿宇三門廊廡

厨丈煥然一新又將常住贍宮金宋古跡地土四  
至邊畔俱在碑陰若非紀石後爲豪家所廢偶因暇日  
有本宮提點陳 和 門徒姚德顯友人段道和踵門  
而 謁余爲事僕樗櫟下材斗筭小器不堪任用再四  
不獲乃應其言銘曰

先生素業高岷峨世人來見從螭羅杖藜徐步居無何  
逍遙雲外任蹉跎東行三城觀碧波懷抱黃流聽棹歌  
先生墨跡雖無多占斷人間第一科八十八年歸寂去  
悟來依舊養天和

歲次庚辰至元六年十一月長至日 安和 師宮門

舉姚德顯立石 宣授掌管諸路道門嗣教神仙重元

真人完顏德

嶽雲宮碑陰

秦德真 喬德 通真 大師吉德松清

安永和 義大師王德仁宮門提 楊德春清元達

義大師李德真冲 元妙大師王德元安淨元和大師

皇甫德良賜紫金欄棲直達妙保和大師元壇張 瑀

賜紫金欄元素冲妙保和大師元元子張道遠賜紫金

欄清虛 明義大師 湯賜紫金欄通真達義

保 大師楊道亨賜紫金欄希真冲素明義大師清女

子馮道夷賜紫金欄冲素淨元 妙大師淳清 劉道

孟縣志卷九

金石下元

清賜紫金欄達真崇義原復大師明真 朱道通賜紫

金欄真靜達妙大師提點李道雍 天壇山興國大陽

台宮住持賜紫金欄通元清真元妙大師遠 都提

點皇甫道 嶽雲萬壽宮住持 宿提點 義夷然

安靜大師陳道 崇宏 大師元學三洞講師段道和

崇元大師李道原道門提領李道遠明善大師 門提

點馮道素文德大師宮門提舉楊德誠 門提舉程德

全 寂大師 門提舉陳德 明真大師道門提領李

元知淵靜大師宮門知庫王德昇道衆 德 崔順

陳定童 慶 郭童喬慶童

河陽縣 下孟州重陽觀新城兩處住持提點通元大



師程德林 觀李德宜里封上清宮住持提點徐道清  
賜紫金欄集虛明真大師 道煥文政長 住持

道 院門知觀李志昶張德 桑家坡樂真觀

住持知觀魯道春 川通真觀住持安靜棲真大師馮

道和

溫縣北于村白雲 提點 和仁政大師 元

寇玉 觀知 唐德順在城通道觀住持周道元郭家

作修真觀住持 岳村長春觀住持

清和觀住持 道 西北任長春觀住持崔道真南

真洞虛觀住持知觀張道義

河內縣助緣人殷榮 南魯村 通觀住持提點明義

孟縣志卷九

金石下元

十六

大師閻志昌南里村嶽雲觀住持提點純德通道大師

段道寬知觀段瑞 李道明水軍庄嶽雲觀住持提德

治夷保安大師栗德真本觀提舉達真大師王德元

濟源縣宮觀助緣道衆人等濟瀆廟天慶宮兩處住持

提點 太師張道亨奉仙宮住持提舉守義治虔大

師 太清宮住持提舉 順 德大師梁道 本

宮住持提舉安和大師張德慶長春觀住持提點澄真

安和大師范德清孟州在城富平坊助緣人張彬 允

張

武陟縣 泉鎮瑠璃 趙贊

大金興定元年舊有 常住贍

宮院地壹所東至官道南至官道西至趙家

家北至官道東西長闊宮後

官道北地壹段東至南關南西至社家北至

城東西長參百步南北闊壹百貳拾步宮前官

道南地壹段東至至家焦家北至官道東西

長壹百肆拾步南北闊捌拾步宮前官道西地壹段東

至道南至堤西至錢家北自至東西長壹南北

闊步宮東南官道東地壹段東南正西至道

北自至西長貳百步南北闊陸拾肆步宮東南官道

東壹家南至家西至道東北宋家東西

長貳百伍拾步南北闊玖步宮東南官道東地壹

段東北至宋家南自至西至官道東西長貳百貳拾步

南北闊參拾貳步堤南官道東地東南至王家西

北自至南北長壹百柒拾伍步東西闊捌拾柒步

堤南地壹段道東至西至錢

家北至堤南北長壹百陸拾東西闊玖拾步宮西南官

道西地壹段東自至南至韓家西至王家至焦家南

北長壹百步東西闊柒拾步宮南官道西地壹段東

至宋家南至韓家西北至錢家南北長壹百玖拾

步東西闊參拾捌步宮正南官道西地壹段東至道南

至韓家西自至北至宋東西長捌拾步南北闊貳

拾肆步宮西南官道西地壹段東至道南至王家西至

道北至道南北長參百肆拾步東西闊貳百貳拾步宮  
西南地壹段東至錢家王家南至郭家西至道北自至  
南北長參百 拾伍步東西 百壹拾城南地壹段東  
至王家南至道西至劉家北至 南北長捌拾柒步  
東西闊伍拾柒 在城承流坊地壹段東至道南至尉  
師 家北至道南北長壹百柒拾伍步闊  
捌拾步城西地壹段東至使 道南至官道西自至北  
至張家東西長壹百肆拾捌步南北闊伍拾步城西地  
壹段東北至官地南至官道西至王家南北長玖拾步  
東西闊參拾參步城西地壹段東至苗家南至官道西  
至苗家北至薛家南北長參百步東西闊 拾玖步梧

桐河 地壹段東 河心東南至 家西至埕頭人行  
小道北至河心計 貳拾畝

右嶽雲宮碑并碑陰其書稍端楷蓋元碑中之尚可  
觀者蓋當時道教方盛物力亦富故寫刻稍如式而  
碑陰後半載宮地界至畝數正自不少其前半所載  
諸處宮觀不一尤足供志地者採擇焉

重修岱嶽廟記 奉訓大夫懷慶路孟州知州兼管本  
州諸軍奧魯勸農事知河防事完顏貞吉撰 奉訓大  
夫懷慶路孟州達魯花赤兼管本州諸軍奧魯勸農事  
知河防事也列失題額 承事郎懷慶路河陽縣尹兼  
管本縣諸軍奧魯勸農事知河防事王伯顏察兒書

北 至正元年 存 在縣西  
三十里 冶墻村西 大廟

天地肇判神靈問出神靈乃羣生之主天地是萬彙之宗所處樊籬 歸掌握或賜之壽考或降以灾屯既列人倫不無代祀惟嶽瀆海鎮國家常祀累朝封號血食配享有所聞焉何故而已陰陽協和風雨調順邦寧國泰萬姓咸欽乃神之有利於 也普周遐邇興祠建廟星分綦布各鎮一方若遇亢陽至誠誠禱甘澤隨降稼穡豐穰黎庶樂土咸托我神之陰祐也夫五嶽者乃泰山之一也其神察陽間私欲判陰府無容掌善惡以獨尊 靈異而難測惟神靈貺布載方 豈敢喋喋而文飾者哉廟貌歲久經值金殘廢至壬辰天兵南渡歷

孟縣志卷九

金石下 元

十九

數更新所過處燼毀無餘經到 香火俱息籩豆禮廢荒蕪四 礫二十餘年遺基猶存來者無不憇心茲者管下南冶墻元帥成公馬進李恩姬用崔善王顯趙昌劉忠鄭亨等性 天賦仁心故有覩廟殘毀有足感 者公自爲糾首領衆耆宿同席衆議追思聖跡曰復典再理彼意若何咸曰諾實爲善矣羣心悅服於是 祿獨藏廣席會集英傑鳩積衆功 荆翦棘剗行起建拚家不整監督無辭朝往暮來每臨踵役一瓦一木親詣點視無不用心撫指工師仍舊 基興修曰正殿曰寢殿曰后土府君 郎子孫司舞樓露臺兩廊裏外三門神儀塑像金粧綵繪經之營之不月而告成

燦然一新見者無不稱讚迺成公用其心矣公曰非獨  
已之能也咸賴我仁者英賢同情輔佐方可成爲善事  
矣多動衆力而爲之者哉豈惟我之心與衆皆欣悅功  
成畢 按史推究起立廟貌始於隋開皇二年數百餘  
載幾經寒暑異哉前賢 擇聖域觀此形勢巍然雄壯  
而建焉一見心皆怵惕儼然驚畏而已方有四牆拱衛  
近附居民旋繞封境四望 鎮懷川南觀嵩邱孟水北  
倚導沆行山東丹沁西接天壇實眞聖遊之地餘者佳  
處不勝言耶惟東林泉社長張公克誠常覩聖位功緣  
浩大 第難同每謁祠下尋繹聖位古記俱不見興緣  
文跡已不知前後的端後無所知公心默識捐輸己資

命良工採摭碑石樹立豐銘勒斯文而紀 焉安置廟  
庭永永不朽使來者興起縣縣不絕於享祀焉有公早  
世心願未酬有公男長曰張泉等依父遺言 建碑銘  
鐫記槩管各村維那興 高士清名寫之琬琰以補將  
來酬父前願而已予思聖跡之流年後之視今亦若今  
之視昔將來後之名於我 若爲公之名於古也特來  
命予 不敢辭赧然無愧姑綴斐文謹爲之記以垂於  
萬世者矣

大元至正改元歲次辛巳八月丙午朔初八日癸丑東  
林泉故社長張克誠長男張泉次男張淵張源等立石

玉川石匠提控張輓同弟張軌刊

右重修岱嶽廟記至正元年完顏貞吉撰者詞意鄙拙內夫五嶽者乃泰山之一也句尤爲失檢然其文中敘古記不見慮後無所知因勒斯碑云云乃亦誠實不欺語其視後人之營建糜費不知紀極而乃無一字示後者何如耶蓋若此則亦無惡於祠意之鄙拙矣

重修五龍廟記 玉川清淵居士鮑安仁書 進義副

尉河陽縣主簿王宗敬撰 敦武校尉河陽縣達魯花

赤孛蘭奚題額

正書 至正四年 存 在 縣西北三十五里龍臺村

天地肇判三才俱分人神間出神聖生焉既列人倫不無代祀天地者乃陰陽造化之母萬彙之祖也人神

孟縣志卷九

金石下元

二十一

交感無一毫之僞乃見敬之至也夫神依人而祭享人依神而陰祐齋明盛服以承祭祀孔子云祭如在而神聖享焉及本境有龍聖祖神廟一所前賢云自漢中興著名人民更遞縣縣展祭迄今不絕乃見神之靈驗也按史推究神之源不可攷彼俗云龍之有姓言可誣也乖異不同我欲託之空言恐其謬矣惟神可敬可遠時域內每歲但遇亢陽槩管鄉村耆宿人等齋心潔已羅列神庭安置神宮虔誠禱祝設拜聖水隨感而見甘澍必作迺見神之靈應也敢不歆敬乎惟神之威興雲布雨掣電轟雷變化不測之神也大抵感於克誠神之格思不可度思咸稱鄉賽之神龍也哉其說尤殆王慶因

暇日設席臬議曰域內山巔五龍神廟積有年矣千百餘載陰鎮一方建祠立廟星分棊布尊崇迎賽等第難同遙覩神位高阜久經風雨殿廊摧毀炉煙火息將來荒蕪絕聖跡豈不異哉若再重理不廢前功彼意若何咸曰諾言必中矣於斯翟信等獨蕝己資諫設廣席鳩集衆功次第興修曰正殿曰廊廡斜殿翟信等親臨踵役撫指工匠一瓦一木親詣點視朝往暮來過門不入弃家不整經之營之不月而告成粲然一新見者無不稱讚偕賴槩管鄉村義士同心施捨共結良緣方可究成王慶等思忖每月遇朔行香到彼瞻廟貌雄壯林木森鬱慨然嗟嘆除不見流年墨跡何代興建結緣高

名可惜泯滅噫嘻傷哉特請良工採摭碑石勒斯文而紀述寫之琬琰豎於廟庭以垂於後示來者興起幸不絕於祭享焉特來命予爲文禮不敢辭忝爲儒士赧然無愧聊綴斐文謹爲之記 開每一龍 廟地伍畝四分

大元至正四年歲次甲申十月丁巳朔十五日丁卯建吳斌王聚立石拜水官丁家庄崔德王聚衛斌三老人楊春李德常村王德翟信吳斌三老人張榮劉信元成朱榮吳德竜臺王慶常彧張德川三老人張德林牛信張林張元嶺南丁五老姚八老三老人丁謹段明高成

石匠提控張輓刊

右重修五龍廟記至正四年王宗敬撰者其言所以立碑之意與前重修岱嶽廟記畧同而赧然無愧姑綴斐文之語乃亦襲用前文異哉人之好襲也然二廟若無此二碑亦並其廟而不知耳則亦何惡於立碑也乎

元故正議大夫福州路總管贈兵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渤海郡侯諡正肅吳公神道碑銘 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錄誥同修國史歐陽元撰 中大夫禮部尚書王 書 銀青榮祿大夫御史大夫 惟一篆

額

正書 至正九年 存 在城東北十五里 吳家砦

公諱恭祖字景莊姓吳氏孟州河陽縣人曾祖諱堅祖

孟縣志卷九

金石下 元

二十三

諱益以醫事世祖皇帝索贈亞中大夫懷慶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渤海郡侯妣鉅鹿魏氏追封渤海郡夫人父諱禎累贈正議大夫汴梁路總管上輕車都尉追封渤海郡侯妣河內苟氏追封渤海郡夫人皆以公貴公姿貌魁特性沉毅有才諳年十八近臣也里失班賀伯顏李叔固以見世祖一見而奇之曰是兒不類漢人與我國人無異也乃賜名忙古鯁令人宿衛曰被寵顧自賜車馬衣服芻糧加豐至元二十九年貴臣徹里出爲福建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入奏請以公爲本省理問官詔俞允授奉訓大夫俾從徹里行公初試官爲省屬能左右藩輔有聲大德二年進奉政大夫台州



路治中會台有屬邑今爲臺御史令在邑嘗爲路府所抑遏到官卽舉劾姦貪數十事空一府皆罷惟公無纖芬疵類獨署府事半年善譽歸之遷衢州路治中職事修舉至大二年陞中順大夫福寧州尹延祐二年中大夫建寧路總管公既有專城之寄得裁擇佐貳所長以達其所欲爲三年著稱廉平移興化路總管未上丁外艱泰定二年擢正議大夫汀州總管汀地多瘠而中州大夫士之仕閩者稱道路遠咸仰職廩爲往還之訾率不問豐歉責成數於民民苦之公下令田租視歲事爲登耗不以額拘民大稱快至順初改福州路總管公牧閩歷四郡至民受公賜先聲有以感格其

民而安於其政用能不勞而治年未滿七十移文告老帥府留之力辭而行泊歸故里優游數年乃終於家公爲政以德化爲務郡中利病人共稱便公則曰某同僚之所建明某曹司以是見告兩造在廷平心定氣以聽枉直事當決遣憊怛爲之不樂其初至臨汀吏以空牘進署公署訖而覺之取而納諸佩囊衆吏愕然謂新官初政事吏罪必不免咎已而公一不問自是吏服公量相戒不忍爲欺在三山富民鄭三恣睢鄉曲公逮寘諸法有部使者掾素嗾鄭數風指公擠鄭死地公執法不回讒公於使者不當罪使者怒譙責公公太息曰太守司一郡之平刑罰惟法之從孰敢

置喜怒 其間哉彼雖惡人其罰止是何可加也命吏抱案詣 者具白所以使者駭然更是公正衆咸歎公平允公居官多善政第生平耻爲聲譽唯以長厚見稱於時者門生故吏因得其一二而傳誦之福寧之民祠公 郡宣 坊之佛屋公屢止之民不聽然亦未嘗以是語人同朝輩行布列顯要安於外補不少致攀附意所推擇吏有累官至郡守者公亦不市已恩其在鄉曲遇宗族媼友情義兼盡晚年德望日重人推服之曰敬齋翁云 宏農楊氏 封渤海郡夫人有婦德母儀里人賢之子 人長能定蔭敘今承務郎華亭縣尹廉慎有父風娶濟源鄉 生竹溪 公女季能 文

行隱 求志郡守河南 交章譽 娶徽州路總管自齋朱公女孫五人誠諒讓謙訓皆幼公壽七十有薨以後至元五年己卯七月 十八日 西葬以八月六日 祔河陽吳家砦之先塋至正四年甲申朝廷以公位不滿其德特贈兵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渤海郡侯諡曰正肅吳氏先世嘗遇異人授以異方祖父用之富不責報貧不受直全活甚多故世稱吳氏厚德至尚書公累膺芻牧之任推祖父所以活人者見諸政事其功益茂後人 食其報宜未艾也先是懷慶府君之子慶受知先朝有旨除吳氏軍籍世復其家慶積官朝列大夫同知安豐路總管府事汴梁府君亦有子

三人長卽尙書公次敬祖仕至承直郎溧水州同知次興祖以處士稱公之諸姪彥孟州判官宏宛平丞璋璧皆有宦業懷慶路文學掾新安程文狀公之行二子奉以謁銘爲之銘曰

河南吳公漢治平第一漢循吏有傳吳公無述吏善爲治豈求赤芘如春行物孰見德澤維河內吳治有古風維德維量自成厥功初謁世祖皇謂似國人國人重厚迪茲忱恂言從大臣出鎮方嶽載漸載摩成是良璞兩筵淅左三牧閩鄉不事銜褭頌聲洋芘寬不至弛緩不至紆論法有守乃復不渝希年尙賒高蹈當世德人來歸物不疵癘僚吏班芘播厥淑子孫誥芘被服世訓

孟縣志卷九

金石下元

二十六

萬有易敝惟德永存我銘德人薄夫可敦

至正九年六月日立石

銘

右元吳正肅公神道碑額題云故正議大夫福州路總管贈兵部尙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渤海郡侯諡正肅吳公神道碑篆書六行行六字碑高六尺額在外寬三尺書人名不可辨篆額人姓不可辨其書蹟娟秀刻法亦精孟州元碑中張君妻劉氏節烈碑之外卽當推此惟篆稍不稱耳按碑敘吳公厚德不一惜元史竟無傳卽碑中所稱延祐二年陞建寧路總管泰定二年擢汀州路總管而考之仁宗及泰定帝本紀此二年內亦畧不一載卽徹里傳亦然而世祖賜

吳公名爲忙古鯁者則交趾列傳內稱世祖至元二十二年征交趾右丞徹寬引萬戶忙古鯁孛羅哈荅兒由陸路進兵云云未知所謂忙古鯁者卽此碑所云吳公之賜名與否然使吳公果有隨征交趾之行則碑豈有并此而不敘入者乎是交趾傳所云之忙古鯁當別是一人蓋元時用國語爲名其相同者不一元史內如伯顏徹里察罕皆有二人卽其他可知矣又此文爲歐陽圭齋所撰圭齋爲一代鉅手此碑銘詞大約皆四言爲句而獨漢治平第一漢循吏有傳初謁世祖皇三語乃五言爲句殊與全銘之體不似且兩漢字與祖字皆冗不必用者今觀碑中書蹟

祖字有類於後人補刻而兩漢字則實是當時所書殊不可解竊意或是當時書人見起句河南吳公與下所稱河內吳公相類慮人疑起語河南吳公之卽指吳正肅公而言故於其下加兩漢字以別之而不知其不必也此自是不知文者所爲圭齋似不如此也是故舊志於兩漢字及祖字皆刪去之未爲非是但又可以不必茲惟據碑錄入而稍加辨正以俟博考耳至碑中訾字與貲通漢書司馬相如傳更名相如以訾爲郎註訾讀與貲同財也是尙非誤書爾

金隄西朔建靈濟昭祐顯聖王廟記 富平處士李源

溥撰 敦武校尉懷慶路河陽縣達魯花赤兼管本縣

諸軍奧魯勸農事知河防事憫安荅兒譯額 登仕佐

郎懷慶路河陽縣主簿哈刺八都書丹 正書存 至正十年在縣

南五里隄頭村

天地之間苟能與民禦災捍患伸屈直枉靈顯於冥冥之中使人畏懼震懼偃僂俯伏奔走而事之者以其取精多而及物廣也靈濟昭祐顯聖王其謂之矣唯王聰明而正直者也膺累朝之封贈察萬民之冤抑赫赫厥靈禍福之報捷於影響故崇奉者遍於寰宇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莫不皆然自世降事殊民不興行陽奇陰耦黠繁誠約至使彊凌弱衆暴寡騁凶惡以摧良善恣姦詐以誣忠直昧方寸而較錙銖之利縱辯給以陷

孟縣志卷九

金石下元

二十八

無辜之人一地皆然亶亶若是脫有一二以其情直欲詣陳論者則同惡相濟返與之委曲彌縫維持囑託其秉心端正者猶有可冀若懷私貪賄者則不然矣暗受苞苴公肆巧辯臨人以威折人以勢困以難對之狀詰以必窮之辭以直爲曲變是爲非縱情織羅而欲返加之罪使良善之人無階應對望其察冤辯曲不亦難乎又安肯聽民之訟哉是以暗氣吞聲顛天頓地懷冤抱恨有終身而不得伸雪者冤號之聲感傷和氣水旱相仍蝗蝻大作良有以也諺曰直士抱冤六月降霜匹婦含恨三年不雨豈欺我哉天道福善禍淫否極終泰憫生人之顛覆乃命取精多而及物廣者主民間之善惡

享民間之祭祀理之然也鄉人裴成誠直人也勤以律身儉以訓家非善不交非義不取病夫天理汨没人欲放肆奸巧縱橫良善滅息欺誑誕妄之徒覷然無愧洋洋然以爲得志世之被鬱結而不伸者彷徨無所控訴慨然奮激欲直而無由乃裹糒糧躬詣河南府路永寧縣西王范鎮劉琰所建廟內拜謁元取鞏昌路寧州真寧縣要冊鎮祖廟靈濟昭祐顯聖王迎其封號而歸建祠而祀之曾不數月懇禱者雲集無不感格者以人能盡其誠而王亦感其誠也裴成欲大其廟宇復得同村李成施地七畝永充廟基乃備已資而爲之僦工市材不暮年而廟成宏高壯麗以安神棲往來瞻仰者悚然

起敬及有味理而彊顏者一矚於目則心悸神散竄離魄失顛掉而不寧凶頑惡積者自知革心易慮遷善改過矣裴成欲傳不朽請予爲之記予嘉裴成用意之篤化彊暴而爲良善變欺詐而爲忠直風移俗易民德歸厚雖曰神之威力亦由裴成之所致可謂懲惡勸善之實故爲之歌令歌以祀王歌曰

雄姿魁偉靈濟王身著五色雲錦裳手執玉圭侍帝傍  
帝令金僊授符章翩然騎龍來下方恍惚隱顯不可量  
受命與世除不祥時無苦雨與愆陽八蜡順布無虫蝗  
禾黍離離足豐穰坐令斯民富且康凶頑革面爲善良  
風俗淳古如陶唐地卜爽塏宅雄岡建廟設祭理之常

牲牢肥腍酒味香春秋祈報民不忘太行之山鬱蒼蒼  
天塹之水渺茫茫嗚呼神之英靈兮山高之與水長  
大元至正十年歲次庚寅八月既望主盟建緣修造都  
功德主裴成同男裴珍孫裴居敬立石勸緣杜忠助緣  
請文王好古捨牌功德主忠翊校尉隆興路奉新縣達  
魯花赤兼勸農事虎都魯彌實廟基施主李成助緣  
載碑李敬男李讓助緣進義副尉管軍百戶王佐 天  
黨石匠孫和同男孫成刊

右金隄西剏建顯聖王廟記碑至正十年立者其文  
不必論惟碑題所云金隄卽今之小金隄故地尙存  
然舊志既不載其所始而故老亦無能言其大畧者

孟縣志卷九

金石下元

二十

今觀此碑題所云則是此隄在至正之前已有之又  
其故地直接老岸自非爲下孟州而設當是金元間  
立上孟州時所築以禦黃流衝激者固可卽此碑題  
以見其崖畧而後之考金隄者或不至茫無所據云

元宣慰同知甯德祖捨田碑記

王好古書

正書  
正十一年至

存 在縣南

維大元國懷慶路孟州西門裏富平坊住人奉神弟子  
甯武宣公之嫡孫甯元帥之嫡子前宣慰同知甯德祖  
謹狀切照得祖父甯國公父甯元帥各用已財置到本  
家宋庄墳上地土并諸處地土房屋蒲荷一切物業中  
間多被無分遠族并軀口人等潛結豪民通同套昼押

字偷典盜賣者亦有先後年月不同偷典盜賣者及多  
因德祖勢孤力薄不能爭理若不上告於神明此寃無  
處伸訴如亏心者必加明彰速當報應又因余獨奉母  
一十五年遺付下元分到梯已養老地土內願將墳  
南紫金山北遠家院地貳拾畝其地不係祖地諸子孫  
並無干諭其地西至堰南至人行小道東自至北至梁  
敬之可依四至內盡行捨施除已另行寫立捨田稱寃  
意願碑記外今當寫立施狀文字二紙一紙燒獻神明  
知會一紙與廟人裴社長子子孫孫收管將地永遠與  
廟內爲主作功緣用度已後但有江南甯門子孫并孟  
州等處不肖無分遠族人等前來侵奪者令裴社長子

孟縣志卷九

金石下元

三十一

子孫孫賈余元施文字赴合干官司陳告以不孝論罪  
今當出給捨田文字一紙付裴社長收執日後永遠爲  
照用者

至正拾壹年肆月日立捨田施狀人甯宣慰同知押保  
知見人在城富平胡景洋押馬英甫押張英甫押劉信  
忠押馮士安押喬文卿押黃公邁押王德押賈副使押  
李信押黃公義押本村王好古書上黨孫從刊  
清源王廟記 敦武校尉懷慶路孟州判

奉議大夫懷慶路孟州知州兼管

本州諸軍

勸農

下缺  
數字

正書  
在縣東

廿里

正

十六年

濟瀆  
廟存

竊問太極未動陰含陽也太極既動陽舍陰也陰陽動



靜寒暑

霄壤之間月

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孟子曰源泉混混

盈科而後進程

不息生物而

此道也斯乃終始造化循

環萬里亘古至今滋

滋養

補之哉

蓋

東流為濟及

其神源聖派浩湧潛流獨能達海

此其所以

自禹元

滴地尋

丈者矣本資王屋次滙玉川截河溢滎經陶邱會荷汶  
萬折必

字卯育句萌甲拆洪織高下者得其生飛潛動植

孟縣志卷九

金石下元

三十二

者遂其養祚我國家

歷代帝王君公載在簡冊燦若

日星不忘而祠之

其勤也且夫

曰法施於民以勤

事者則祀之以勞

國禦菑患者則祀之至若壇

封皆欲

奉上帝祈穀實養萬民懷柔百神

茲

功流

之間背行面河沅水鎮之里有曰濟瀆神祠未知起

自何時

敬拜

與祖源

年天灾虔禱

則四時順序而人物慶鳴

其上 其

左右詩

格思

唐宋以楚件大夫配饗公爵封迨我天朝加清源美  
濟王爵

上黨縣令尹鄭公西

塢人也

廕庇安

衣

貶食按祀典撤舊而增新之又修

廣

起玉

皇

元君

也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巍然而聳蠢然而

直

者翼翼如也

穆如也

孟縣志卷九

金石下 元

三十三

歲次丙申季秋上旬日告

成因敘其事之本末俾愚文諸石

以忘其

王屋之巔神濟出焉沄沄溶溶

淵

淵

日月齊延神妙德久

彌邵宇宙

萬邦漸涵九有禦灾

民足其神之來兮來自帝旁續紛容與遙遙

翱翔威儀靈場

旌章流澤洋洋錫福

廟

宇拜首耆宿炳蕭灌鬯厚幣牲膋樂奏三成祝其九曲

湛然誠一永致欽肅 立石 等

楊仲和

安禮

維大元至正十六年歲次丙申季秋上旬吉日 河內

石匠魏 刊 水官吉慶

濟瀆廟實蹟 即清源王廟碑陰

大元丙寅上黨縣尹鄭公西馳塢人也木匠吉賓李貴魏行簡衆耆老人等刱建獻殿一座年深倒塌不存大德五年重修正殿大德七年重修後殿天歷二年三月十九日到於祖廟得聖降朝賜神賜魏文剛翟義任正通傳聖語壘降朝賜聖景行雨龍王勘合文牒三道逢旱禱祝雨雪衣時諸方病疾妖邪除滅闇昧冤枉善惡隨時報應普化人心香火不絕元統甲戌衆耆老人等重修獻殿刱蓋太尉殿三間又神輔顏四李八到至元戊寅刱建玉皇正殿一座聖像俱全至今每歲香火復

孟縣志卷九

金石下元

三十四

舊如初宋景德元年已前先有龍池古跡廟形衆人商議起蓋北海神廟子孫司到元豐年重修  
大安庚午重修謹記

兵斷事官張良佐 管事耆老人等李用之鄭義李五老孫時用李德林張敬義藺和卿老田里正白仁甫李孝恭永和居士鄭德元田里正楊二老本店魏文剛助緣人耆老董首領賈明甫賈元甫王天祿楊四老楊五老

前 施地十二畝前懷慶織 局孫大使  
鄭海魏都統黃家庄郭千戶官 主簿

鄭仁甫鄭真卿

侯大戶西祥潘貴李文忠魏二老李十五孫十一老張  
子成李林藺寬甫賈小七孫時讓孫時 戶伯革李從  
信鄭元甫趙仁卿 前管事人等鄭清鄭順藺提控楊  
景忠水官楚婆婆水官劉婆婆受都堂鈞旨節婦水官  
魏婆婆老孫三婆婆 東南馬郜索曲村信實人王舉  
信實人賴成宇文德西祥村 長韓成

長楊 東 張和卿李秀才常

寶孟社長中駝塢 駝塢翟七吳

二老 軍張五新庄張 李秀才

西李村社長 長 宗道 趙宗禮西

王十劉 元宮 郝道龍宗元宮

孟縣志卷九

金石下元

三十五

楊舉魏道貞張子恭南李小二張子道 林景中 大

李十三王 鐵匠崔作頭 高五翟通 西寺了福

了潤 鄭壽卿 魏十三李克恭張小五張小

三藺成甫李典魏十四鄭五 王四潘六上苟村鄧温

南社郝三王 南 王十 翟六張

藺 趙 下苟村

四東寺李和尚相封村鄭小七李大夫郭巨賢

張小大趙叔友甯胡孫時成孫好問烏三藺九張大夫

王大 李三 十一李小二 六張醫獸

國寶 六楊小大師屠長張二藺大 匠任德廟

宮 長馬 卿馬仲良張家庄謝百戶王四老

謝二老東成隅謝社長謝周榮唐社長劉彥實北降李庭玉北降李至溫南降趙珍西田寺李敬祖南王

戶實 六張提舉小郭師張法師

元至正丙申

右清源王廟記碑至正十六年立者其文與誤字皆不必論惟碑陰有云受都堂鈞旨節婦水官魏婆婆者蓋節婦姓魏者一人而孟邑有南水廟北水廟舊俗凡禱雨有應必作會報賽奉神出遊謂之行水推值會者數人暫攝水官主行水之事蓋亦卜之於神故男婦皆有之而此碑所載之魏節婦有水官之稱亦此之類蓋其俗由來久矣然魏節婦既奉鈞旨則必有其實蹟而舊志未載其名亦爲缺畧茲特據碑入志庶幽光猶得藉以少見焉

孟縣志卷九

金石下 元

三十六

元孔公信墓碑 皇甫氏撰

佚 無年月

按舊志載孔氏先塋碑文一篇畧云宋時孔魯氏之族有諱琛者仕至懷縣防禦使因家焉孫秀登進士第爲河陽令徙孟生二子季日文叔當亡金時扈從岐王南征有功生公諱信讀書博學不仕云云是則此乃孔公名信墓碑碑中旣無祔葬先塋之說卽使有之亦不過追述先世不得遂以孔氏先塋碑爲名也又按文中所云宋時及亡金時二語則爲元碑無疑但文中亦不載年月而墓與碑今皆莫知所在故

附存其目其全文已見冢墓門茲不具錄至撰人舊

郡志稱爲皇甫湜誤甚舊縣志稱皇甫氏今姑仍之

元奉訓大夫孟州郡監塔察兒公德政之碑

存年月缺在縣學名宦祠

按碑久佚新出額篆郡監塔察兒公德政碑九字文

可辨者云神明威斷勸農耕播不失其時識量淵深

一感其德一畏其威發奸摘伏如神猛虎渡河可比

茲據碑補祀名宦至碑陰官名尤可補舊志之缺云

明孟州祭郡厲文碑

正書 洪武八年 存 在北一里厲壇以下明在

按洪武十年改孟州爲縣碑八年所立故仍稱孟州

文前叙禮部通行符文後係祝祠茲不具錄但存其

目至祝中稱公諒等不敢有違而未稱奉訓大夫知

孟縣志卷九

金石下明

三十七

孟州事下適損缺似公諒即孟州知州惜失其姓耳

明宣德三年造上生寺鐘欵識

正書 在縣東南隅上生寺

按鐘俱鑄造人姓名後云宣德三年十二月日造

明昭信校尉李英墓表

正書 在城西十紫金山本墓

右表高可六尺許廣二尺許分三層上爲洪武誥勅

乃封其祖李綱爲校尉者中層述綱歷征之功與襲

爵之故內有正統十四年字故知其爲正統間物文

亦不馴故不具錄下層記綱父文質與綱子禎及英

兄李銘與英封爵并同姑存其目備考

明天順六年造海會寺鐘欵識

正書 在縣東北十里梁村海會

按鐘亦鑄造人名後云天順六年三月十三日造

明重修廣嚴寺記

竹塢處士薛騰霄撰并書

正順書八

年存  
十里城白村廣嚴寺

河陽東北一舍許有聚落日城白村之左掖有古剎曰廣嚴厥地爽塏而北靠太行南臨天塹西枕紫金之培嶮而東連司馬之故墟其間泉甘土肥閭然而幽邃茂林修竹森然而環繞矧右據周行故星使宰官騷人墨客多會於此實一方之壯觀爲億兆徼福之勝地也稽之於古肇於唐而盛於宋下逮金元之世薦經兵燹荒涼殆盡惟故址石塔僅存焉永樂中適遊脚僧明泉掛錫于此慨然而葺之甫構正殿一區倏爾圓寂迨其徒欽公上人嗣領其事乃奮恢擴之志遂勞身焦思化募

十方遠近之人聞風樂施惟恐或後由是鳩貲掄材運甃陶瓦命匠興工尋建前後佛殿皆重簷疊構暨地藏伽藍祖師羅漢之殿煥然一新塑繪聖像悉紫磨金色以至厨庫僧房三門方丈罔不周備盤盤焉囷囷焉碧瓦彫甍輝凌霄漢綠窻朱戶光炫林垆於戲使狐兔游息之所復爲金地珠林瞻禮者莫不欣忭惕然而歸向誠可謂大有功於空王矣竊惟大雄氏西方之聖人也其教自流入中國之後寥寥數千載之下其過化存神之妙使人崇信而敬慕儼然如生者非惟聖化之徵有以激之良由人能洪闡而致然也噫善緣斯集非偶然矣鄉微土人發志之堅運誠之篤又曷克成斯大謀加

此也耶既落成其門弟子覺通覺聰等請紀其事於予予樂道人之善者故不敢以不文辭遂摭其槩勉爲之記上人名行欽西宗其號乃南凹望族喬岩之子當其母武氏坐草之際夜夢珍禽披金鈴而翔集其院洎覺遂誕焉故生而岐嶷長而仁慧髫年祝髮精修至道刻苦自勵云天順八年既望記

明成化七年造海會寺鐘欵識

正書 在縣東北十里梁村海會寺

按鐘高五尺許徑三尺許前列鑄造人名知縣丞簿以下凡七人皆足補舊志之缺已載前職官志其餘鄉民姓名極多後云成化歲次辛卯七年四月日造鐘一千斤聞鐘聲煩惱輕菩提長智慧生離地獄出

孟縣志卷九

金石下 明

三十九

火坑願成佛度衆生云云

明成化十一年造增福寺鐘欵識

正書 在縣東北隅增福寺

按鐘高五尺五寸徑三尺八寸亦鑄造人名後云成化十一年十二月造

僧會證公指南法師行狀 前鄉舉孟縣儒學訓導致

仕濃川徐鑑謨文 孟縣陰陽學致仕訓術張玉書

郝縣縣丞致仕德州宋諫篆額

正書 在城東南隅上生寺

師諱道證號指南俗姓司氏其先世山西澤州陽城人祖諱彥誠者宦遊於孟遂家焉父諱得春有隱德素爲鄉里推重母朱氏貞靜慈慧宗族以賢見稱永樂紀元癸未八月五日實師生誕之晨也在襁褓時人皆奇其



骨相不凡年十四有欲事浮屠意父母知其賦性孤介遣送本境清涼寺禮僧璘公玉山講主爲師時丙申三月望日也自入空門進退動靜一遵戒律而不違父喪於永樂壬寅母喪於宣德庚戌皆哀毀終其制禮節不渝先是洪熙紀元乙巳春欽取天下名僧赴京修齋殯送太宗文皇帝歸窆陵寢于時師年二十有三獨與其列事竟賜給度牒以還造詣日高釋典蘊奧探討無遺壬子春本縣在城上生寺僧會顯德以徒侶寡附力邀致之門下相維持是歲冬倡集僧衆一百五十餘人禮講山西洪洞泰雲寺講經律論傳衣大宗師印公湛堂既濟源靈山寺講經論傳戒淳公月庵大宗師俱駐錫

上生敷講經義凡再閱月知師識見超卓遂陞爲講經論法主欲以率先於人焉自是名聞曰彰首正統丁巳訖壬戌凡六年間諸山請師講演緇布旁午所至連旬越月川湧雲集沐其慧炬之餘光者可勝紀耶所得齋襯金帛悉委於公無私蓄也嘗發心繪畫天地冥陽水陸聖像計六十五軸永充崇奉工費白金六十餘兩用志如此孰不高之顯德嘗抱恙經年俾師護印事有涉疑者必資師議而後行歲戊辰顯德老病彌篤不能任事知縣束鹿賈公審覈僧衆疇可代其職者僉以師宜綱領法門遂用薦赴僧錄司考試中式申送吏部候選僧會之職自到任其莅政也慎以自持敬以事上嚴以

馭衆惠以愛人曾未逾年綱紀攸張宗風大振視昔蓋  
霄壤也若其崇奉香火也朝參暮禮雖祈寒暑雨未嘗  
或怠而自逸接賓客雖日不暇給終無厭態歲時受人  
饋遺隨其輕重以報其禮其自謹飭老而益篤茹淡素  
幾四十餘年無少替自受職以來諸處請講之徒悉謝  
絕之惟恭詣門下求以正其非解其惑者則不之拒也  
嗚呼此特書其大致耳其懿行之細豈可以筆舌旣哉  
是其功行之在已教化之及人利澤之於物皆表表可  
稱所謂陰翊皇度者 師之功居多焉以成化歲次癸  
巳九月九日早作諭衆曰吾將離此殼漏子也汝輩宜  
自警悟修持勿俾迷其佛性以涉外道乃可全於付俾

之初其他勿徒覬也言訖有頃儼然而逝壽年七十二  
歲訃聞僧俗無間遠近舉哀思之醮葬後其徒靈旺眞  
空者恐師之善日益淪亡無暴白於永久乃備錄其實  
丐予爲狀以著其美辭之弗獲故據其所書而狀之如  
此抑聞孟之爲邑自洪武十五年開設僧會司領其職  
者由行寅厯圓喜顯德而至指南僅四傳云

成化十一年歲次乙未夏四月初八日立石首僧靈旺  
住持眞緣

題韓家莊詩碑 正議大夫資治尹吏部左侍郎鉅鹿

耿裕撰

正書 成化二十一年 存  
在縣城南門內韓文公祠

莊在懷慶府孟縣西十里許卽唐韓文公故居也孟本

唐河陽縣地河陽故城在孟縣南十八里唐末廢河陽置孟州國朝因之爲孟縣公實河陽人生有歸河陽省墳墓之文歿亦葬於是門人皇甫湜撰公墓碑云歸葬河陽韓氏先塋則公爲河陽人本無疑者不知何以訛爲南陽人蓋南字卽河字之誤抄錄者之過也作史者因南陽字遂加鄧州二字於上置疑千載古人最重鄉邑若以南陽爲的公集中言河陽者不一竟無一語及南陽公豈忘本耶又縣東南有韓村韓湘塚在焉湘公之姪若然則公世居於是葬於是而云它何也若以史爲的史之所誤不一先儒又引晉啟南陽爲說又云今懷孟州皆春秋南陽之地獨爲得之然今只以集中所

云及據墓碑爲當西旋過孟聞有是莊及墓所在爲之雀躍因作小詩以識其有好古者必能興崇表厲云耳詩云乎哉

文公生此邑豪傑古今推道續千年統言垂百世師遺莊存故址表墓有殘碑賸得山靈護難同緣野隳報功從祀遠記里建祠宜風教斯攸係時豐可力爲成化乙巳春三月朔後五日知縣姑蘇嚴鳴縣丞

主簿平涼李瑄典史李晟儒學教諭甬上王泉訓導儀川裴簡立石

按韓文公之爲河陽人已見于朱子韓文考異中所引董道說甚明已採人人物傳後耿侍郎此序所辨

亦得其概茲不復深論而耿侍郎之功則在于過孟能訪公墓作詩以識且并請于朝建祠致祭也蓋公墓雖邑人共知爲在韓莊而別無著錄示後者非耿侍郎之訪得并作詩刻石以識恐更久亦淹沒矣且其詩中所稱表墓有殘碑者當必爲唐宋遺刻又在耿公之前者惜今亦不復見此已并于前冢墓門韓文公墓後論之而自耿侍郎作詩之後守土之官先後爲公建祠立奉祀生制祭田者不一則此詩刻之功何其大也然詩序中亦有小誤不妨再爲辨正者如所引門人皇甫湜撰公墓碑云歸葬河陽韓氏先塋語此則于皇甫湜之文未曾細讀蓋皇甫湜作公

神道碑未著葬地唯所作公墓誌銘稱爲葬河南河陽而下無韓氏先塋之文則此四字爲耿侍郎順筆添出者此似亦初無關礙而今則以後人有疑公墓在于尹村韓氏祖塋者則不可以不急爲正之也蓋韓氏先塋四字乃耿侍郎誤添作皇甫湜之言旣非皇甫湜之文而亦不可作耿侍郎之言觀也耿侍郎固自云聞有是莊及墓所在作詩以識是其意已合墓于莊特未申言墓卽在莊後耳而初非耿侍郎亦指公墓在于尹村祖塋如劉青芝等之說也是不可以不正至韓湘爲公姪孫而序內誤稱湘爲公之姪此亦偶未詳考而初非若後人僞撰韓仙傳謂湘自

作而自稱爲文公之姪以至刺謬種種也此亦已見  
人物傳方技門後不復更論至明人所建文公祠本  
在韓莊是碑闡嵌置祠壁後人改建祠于縣城內故  
并移入城內祠中耳

明宏治元年造嶽雲官鐘款識正書 在城南  
一里嶽雲宮

按鐘高五尺徑二尺許前亦鑄造人名後云宏治元  
年月日造

藥師寺創建殿宇記 河陽聽選監生劉文源撰 儒

學廩膳生員柴郁書丹正書 宏治二年存  
在縣城西南隅藥師寺

縣治西南古刹一區名曰藥師昔時制度止有前殿天  
王殿伽藍羅漢殿及兩廂僧舍獨後殿原無基址前住

孟縣志卷九

金石下 明

四十四

持僧昌海意欲創建年已衰老後住持僧道鑒亦欲創  
建身染風疾傳至於今之住持僧行整卽昌海之適孫  
道鑑之門徒也每懷四思恪遵五戒誠山門中之翹楚  
者敬承先志罔敢怠荒率弟子妙壽謀於縉紳士夫四  
方施主惟欲創建殿宇共成勝事衆因來謀各捐已貲  
有施梁棟椽檁者有施白金青蚨者又有施布帛米粟  
者數月之間材木若雲集錢糧若輻輳卽卜良辰敦請  
梓匠經營其廣狹窺 其高下土木之功于是而始興  
幾一載之餘山節藻梲畫棟雕梁寶殿巍峩琉璃燦爛  
勝事雖完心猶未寧復會施主各請良工塑佛三尊俱  
以黃金飾體菩薩四位亦以五彩描金宣揚佛化建此

新功金碧輝煌龍

護祝延聖壽者有所托焚香祈

福者有所依由此而觀益知佛有靈僧有行而施主福

茲因事定功成致政節判梁欽富平坊

耆老湯敬承流坊耆老劉安會同四

命 勒

石非徒爲我善施勞之計特以紀興功歲月之云耳

宏治二年歲次巳酉孟冬上旬吉日立石記

明宏治八年造城隍廟鐘欵識

正書 在縣城隍廟西門內

按鐘高五尺徑二尺許俱鑄造人名後云宏治八年

年三月造

明宏治十七年造韓文公塚饗堂大鐵香鑪欵識

正書 在

縣西十二里韓家莊關帝廟今移置文公塚前新建饗堂內

孟縣志卷九

金石下 明

四十五

鑪三足兩耳足至腹高四寸腹至口高一尺三寸耳

高出口四寸口圍五尺頂圍四尺一寸五分腹圍五

尺五寸中作蛟龍盤拏之形精雅可觀頂間欵識云

懷慶府孟縣韓家莊韓文公塚饗堂大香鑪一座重

二百五十斤宏治十七年二月吉日造謹按韓文公

塚之在韓莊卷前所載耿侍郎詩碑已言其概特未

申言墓卽在莊後故至

國朝康熙間喬孝廉騰鳳及劉青芝等遞相傳訛指爲

在邑西北尹村韓氏祖塋左臂而續河南通志亦載

其文余旣親歷兩墓究觀形狀并欲据前明正德間

何文定公撰韓文公祠記內所稱縣西有韓莊莊有

塚傳以爲公墓者以駁之而或尚謂文定非本邑人其所指亦尚界疑似余心獨以在韓莊者爲確欲著論以駁之而適于韓莊後公墓前邢賢詩碑出土公後裔徃視爲嘉靖二十九年所刻因于回途小憩一關帝廟從塵封中忽得此鑪拓歸以示又在正德嘉靖之前余驚喜不勝蓋詩碑云公墓近金山寺香鑪以公塚合韓家莊一石一金同時并出皆確指此墓而言不容移易向尹村祖塋傳會可不謂靈異昭著也哉蓋至是而公墓之在韓莊後者遂無復異辭矣詳互見前地理志冢墓門內茲亟編人金石志復爲之跋以見其事之重并以見余所編金石志不特唐

宋以來多資考据卽明代之金石亦仍有足重如此者以是知金石之爲益甚大也昔宋歐陽公作集古錄于五代人書若楊凝式題名及王秉文紫陽石磬銘之類皆錄之卽趙明誠金石錄畧亦相同蓋卽近代之蹟亦可收錄而今志所錄之耿侍郎詩碑與茲之一金一石豈不視前人而更重也哉抑余得從事掇拾於斯亦不可謂非幸也邢賢詩并見後云又按此鑪所謂公塚饗堂者其堂雖無存而塚前尚有隆起之蹟是鑪蓋因堂圯移入 關帝廟久後遂無知者耳茲仇明府汝瑚感于其事爲重建饗堂在公塚前并自撰記文已載前祠宇門內并仍將大香

鑪移置新建饗堂內云

明宏治十七年造金山寺鐘欵識

正書 在縣西  
十里金山寺

按鐘高五尺徑三尺一寸前欵識云大明國河南懷

慶府孟縣城西古跡金山寺發心僧行秀許造鐘一

顆重二千斤本寺永遠懸掛吉祥如意餘俱鑄造人

名後云宏治十七年二月吉日覃懷翟璽書

明宏治十八年造藥師寺鐘欵識

正書 在城西  
南隅藥師寺

按鐘高五尺徑二尺俱鑄造人名後云宏治十八年

四月日造

孟縣清涼寺重修殿宇記

河陽辛酉

鄉進士柴郁

撰 儒學廩生劉璠校正

正書 在  
縣西北二十一里後清涼寺

夫邑必有誌載古跡也孟邑舊誌所錄有云六寺六院  
悉記重修歲月此寺名曰清涼居于六院之上列于六  
寺之中據是而觀創建年代遠矣國朝啟運之初僧居  
繼守迤邐而下傳至天順年間僧人昌公諱能即親教  
禧仁之徒僧會證指南之適孫也承守舊規恪遵戒行  
經歷年久住持若一迨成化甲辰連歲旱災餓莩遍野  
流移塞塗公甘心清苦孑然固守卒保殿宇薪木畧無  
損折當時聞之見之者咸以疾風勁草歲寒松柏頌之  
非阿私所好也嘉其節操卓異耳弟昌海姪繼深雖暫  
避荒遠方逐季探看跋涉不辭其勞延及宏治己酉自  
遠來復合聚同居協心陸續修理墜者葺之無者創之



前後左右殿制寢備獨視正殿狹隘且年遠踈漏難以庇風雨而安神妥像陡然于乙卯春興心改作遂謀與弟曰海曰祐姪曰深共竭懇誠禮化四方施主各捐已貲或施梁檁或施金帛未幾旬月材木錢糧雲集輻輳於是卽卜良辰敦請梓匠於前繼請坵工於後倏焉正殿巍巍規模壯麗塑像重飾比于舊制大有加矣惟彩畫前簷一事有志未就而卒時有弟昌玉覩未就之功奮增修之志夙夜憂違罔敢忽怠汲汲焉遍告衆社請寫畫工繪以五采描以縷金楹楣華藻斗拱鮮妍燦燦然曜日爭光由是一方瞻仰四遠依歸每遇節令凡有禱祈燃香煉紙者或越澗而來或踰嶺而至紛紛然萃

於其中矣寺基雖居曠野香火延邈無異郡邑招提所以載誌書前列而號古刹之名也宜夫雖然成全舊功前人之志遂矣恐時久泯沒其功以此合寺僧衆會集鄰社施主蘇家庄行敏王鑑坡頭村田永田義備車糾工採石于太山之陽琢磨于廂廊之下琢磨旣畢踵門屬予爲文以刻之非徒爲伐善矜能之計特以紀修葺始末興工歲月貽于悠久云耳

正德四年歲在巳巳閏九月中旬吉晨立

按文內稱舊志所錄有六寺六院之說今舊志無之蓋明以前舊志所錄故存此文以當舊聞耳

明故通公禪師碑 孟縣儒學廩膳生員羅鉞撰文

廩膳生員宋翰校正 吏部聽選監生城白蘇 題額

松塢處士武橋籍鏡書丹

正書 正德四年 存  
在城東北十里崇勝寺

域聖人其生也不偶然有金氣障天

祥光映日而兆于岐周至漢之明帝夢金人丈餘飛空

而來議諸羣臣傅毅對曰西域有神號曰佛遂勅

其形像詣東都城外立精舍以處 摩騰

竺法蘭白馬負經止於鴻臚首置梵宮而因名之此佛

法始入中國而有寺之名也及聽陽城侯劉

削髮出家此釋門浮圖而有僧之名也下及晉宋

齊梁隋唐之君五季宋金遼元之主愈以釋迦之道尊

而信之敬而慕之悉叩誠竭悃而立 度

孟縣志卷九

金石下 明

四十九

僧未嘗止息我 聖人撫御萬邦均平四海首

以佛法是重而有僧錄僧會之官焉故都城王國郡邑

鄉落皆有寺刹而興供佛飯僧之道也所以民皆好善

浹肌膚 以供佛為念者實由上有好者故下

必有甚焉者矣夫佛法既隆於中土其垂教於世者豈

無說歟竊聞無內無外非有非空而與無 無體者度

法界細入微塵而與莫載莫破者度近以四恩

三宥為入道之門以六法五門為立教之本有四空四

色之異三種三昧之殊大乘小乘之談人相我相

皆祖法宗風化惡為善之勸式耳求其諳練祖法洞

達宗風者吾獨于通公大禪師見之矣師氏張名戒通

號大方實河陽右 本村之西二里許張 其故地也父諱義母裴氏宣德辛亥師誕生幼卽立卓高出知識雄邁于正統戊辰脫塵衣緇禮泉公上人爲師受禪學始度一徒曰定公者廼寺東後 父李公諱政母鄭氏之仲子甫十餘歲朝夕慇懃左右就養與師孤囊寂寞形影淒涼起自城白廣嚴寺而卓錫于邑治東北十里許相封村見石佛小 其記乃古寺之跡始建於端拱重修於中統迄今梵址棄田佛墟草莽師喟然嘆曰此寺廢於何時吾欲興 繼絕未知可否謀諸鄉人孰不掩 呼盧 挺然募衆不旬月而四壁環堵蓋佛殿三間塑佛像菩薩伽藍羅漢俱繪金彩兩廊方丈

厨庫皆備則名曰崇勝寺然勝而謂之崇者蓋必前有勝于此而 愈勝焉崇勝之名信不誣矣門徒若定公者端莊朴雅嫡嗣山門而爲諸公之指南淵公者諳明藏典舟公者博覽儒書曰志曰剛曰壽曰照曰嵩曰鄆曰 曰鸞曰瀛曰雲曰環者俱遵師訓恪守清規徒孫二十餘人皆克勤苦餘不及門者姑不錄成化戊子師率徒募衆蓋後殿五間石柱三十六根金碧輝煌琉璃燦爛巍乎落星聳乎齊雲鐵佛金粧菩薩錦飾工貲不知其幾百金也開拓常住土地一百六十畝寺門南置地方圓一十三畝寺基東西濶二十五丈南北長三十丈花竹鮮妍松柏森鬱其勝美之大言不勝紀若舟

鄆二公聰明異等清 拔流奮然而起其繼述之念搖  
木鐸徇道路金石其心而徒跣其足履霜踐雪越三載  
而寒暑不易其志人皆感慕樂施輻輳大蓋前殿三間  
石柱八根塑佛圖像廣大巍峩後前爭耀何其麗也師  
于宏治甲子享年七十有四而圓寂歸真門徒營塔于  
寺之乾地三里許士夫緇白奔葬者殆千餘數郡畢至  
向非師年高德邵安能感戴如是之 哉嗚呼人之處  
世有非常目力而後具非常之知識有非常之器宇而  
後造非常之事業有非常之謀畧而後任非常之施爲  
若通公大師鍾一方山川之淑氣作一教人天之續傳  
旁通諸史涉獵羣書閱大藏經典談元析理破惑指迷

孟縣志卷九

金石下 明

五十一

不但爲佛門山斗而尤致士林縉紳君子起敬起慕而  
贊美稱揚之無窮矣觀乎繼往開來而闡象教續禪宗  
成事業立功德大有裨于叢林之光耀者豈曰小補之  
哉因其請辭不獲果聊錄其槩以塞石云

明正德肆年歲在巳巳冬十一月望後吉旦

右碑高可五尺廣二尺六寸書蹟雖非致佳者而在

明碑中尚爲可觀故錄之

明正德五年造上生寺鐘款識

正書 在城東  
南隅上寺

鐘高五尺五寸徑三尺餘俱鑄造姓氏後云正德五  
年五月日造

曾福寺建彌陀殿碑

何塘撰

正德  
五年  
佚

按是碑已佚而是寺與志局近接細訪不獲今載其  
文人寺觀門而存其目于此

明正德六年造北水廟鐘欵識

正書 在城北門外半里北水廟

按鐘高四尺徑二尺餘俱鑄造人名後云正德六年  
二月日造

孟縣野戍重修大王廟記 孟縣致仕官前丙午科鄉

貢進士劉鉉撰

正書 在縣西三十五里野戍鎮

天下大川各有其神以主之若黃河者列四瀆之一考  
諸祀典本爲諸侯應祀者也前代以來迨我國朝每歲  
四時香火貴賤不分凡盡誠以事之者未嘗禁革今茲  
野戍名鄉在縣治正西三十里黃河之陽晉河陽潘令

花封遺址前大元至正二年梁記所載鄉人張綱等慮  
其涉險爲難祈神保佑創建廟堂敬神者有所依歸其  
神號曰金龍四大王蓋後世稱述之意也舊殿年深踈  
漏故老相傳永樂年間本鄉善士武鳳等先經翻瓦一  
次後又踈漏至成化十七年本社善士西張德等又經  
翻瓦一次今茲郭山觀前功之朴素爲今日之鼎新發  
心彩畫不敢自專謀諸族叔郭亨會同善衆張景昭王  
郭表張世張表王良張完王厚孟端郭善同心協力  
各舍已貲其成共事因而創立鐘樓一座隨時鳴擊以  
警人心起敬興功於正德八年孟秋落成於本年孟冬  
朔朴素而加以 彩乃有可觀者也竊謂此神威靈

變化難名功承大造澤被蒼生興雲致雨而上應天  
時易險爲平而下成地利凡問通津而貨殖者可徃可  
來無所不利也凡乘舟楫而經營者宜遠宜近有求必  
得也嗚呼明有的人物幽有鬼神幽明之事雖殊感應之  
理則同人能竭誠以事神自能感神以賜福故曰有其  
誠則有其神良以是夫然而廟貌重新有如此者苟非  
刻石以紀之固無自而知前人創立之功又何以知後  
世重修之意耶予因義官耿墳 鄉識郭山等屬以  
爲記而義有不可辭者故述其槩以應之自今而後若  
前功積久或有損虧者 之善士復加修補由是  
則合鄉大小之家千載平安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  
無窮福利豈假言哉

孟縣志卷九

金石下 明

五十三

書曰作善降之百祥

我耶凡處同鄉者各加勸勉

正德八年歲次癸酉孟冬吉日謹記

明改建韓文公祠記

何塘撰

正德十二年  
佚

按此文載在舊志而碑不知佚于何時可惜也今其  
文載入新志祠墓門而存其目于此并補書刻石焉

大明寺重修後殿記

賜進士出身致仕東昌府同知

前翰林修撰懷慶何塘撰文

本邑儒學廩膳生員宋

綸題額

本邑后學生李永亨書丹

正書  
存  
正德十五年  
在縣東

北二十里藥  
師村大明寺

佛法起於西方自漢明帝時始入中國歷魏晉南北朝

隋唐五季宋元以至我朝蓋千四百餘年矣其植根深其流波漫上自王公大人下至童孺婦女鮮有不信奉其教者是以招提蘭若不惟通都大邑有之雖窮鄉僻地亦有焉金碧丹雘遠近相望佛之教可謂盛矣孟縣立義鄉之藥師村有寺曰大明始創於唐明宗天成元年宋宣和三年元至元十七年凡再重修自至元迄我朝宏治年間蓋又百五十年矣歲月滋久後殿傾頽本村李岩信奉佛教者也欲重新修葺以寺無主僧乃率社人李翱李宗等詣相封村崇勝寺請僧戒通號大方禪師協力重修起功於宏治十六年九月二十一日落成於正德二年三月初四日殿既完美通乃于明年十

孟縣志卷九

金石下 明

五十四

二月內圓寂徒覺郵在寺焚修香火追慕其師功德迺因吾親劉淵徵言勒石以示久遠予惟古今名儒類闢佛法吾乃爲之作記誼甚不可辭之再三其請不已重惟夫子作春秋以訓萬世無所不記豈以所記之事盡可爲萬世法哉亦不沒其實使後世有以考其當時正治風俗之美惡得失如斯而已矣佛法今盛行於天下是亦安可沒其實哉戒通能振起其教覺郵能不忘其師岩等及同社信奉佛法之誠於茲殿之修皆可見矣是爲記

明正德十五年八月本寺住持僧人覺郵立石

右碑高可五尺廣可二尺書雖頗端楷而無土氣至

文定此文內稱大明寺始初於唐明宗天成元年宋宣和三年重修者乃似据寺中石塔有天成元年題識并宣和三年題識姑以意度之而爲是云云耳今按石塔前有宋定方造像柱時題識定方爲開元間人見于別幢則寺似當爲開元間或開元前所建詳已見卷七金石上宋定方題識一條內

明重修潘侯安仁祠記

何瑭撰

正德間  
佚

按是碑已佚其文見舊志文中亦無年月惟內有劉侯修城浚隍等事考劉澄修城易堞以磚在正德十三年此自更在其後故附其目于正德之末若其文則載入祠宇門內云

孟縣志卷九

金石下  
明

五十五

縣尹劉侯遺愛碑 賜進士出身山西按察司提學副

使前翰林院修撰懷慶何瑭撰

河內逯廷蘭書

正書  
嘉

靖元年  
縣署儀門東壁  
存  
在

孟縣知縣劉侯以政治優異擢鳳陽通府既去任矣孟之致政湯謚耆老李俊等相與議曰侯之在縣有德於吾民也甚厚今去矣我民不忍忘盍樹遺愛碑以頌侯德以繫吾民之思且以示後人如何僉曰甚善迺具禮幣述事狀以吾鄉同年潘藩進五品服審理柴宗周因奉王命回籍書託庠生張校來徵言按狀侯名澄字靜夫陝西邠州人尊甫味道先生以禮經領陝西鄉薦任陝州學掌教以學行聞於關中侯承家學蚤登鄉薦始



知封邱改知孟縣下車之初繫囚數人瀕死問之則皆  
逋賦者也問其貲產曰罄矣侯 狀曰若是則雖繫死  
獄中賦終不完也迺設法措置代完其賦悉縱遣之囚  
叩頭歡呼若更生狀民李學病癡田產遂爲勢要所占  
妻亦棄去歸他人學中氣暗啞行乞於市蓋數年矣知  
可恃迺具狀告理侯詢得其情悉斷令歸主學久不語  
至是遂大聲稱謝槩縣驚爲神明民旣悅服迺易城堞  
以磚以固保障梁濟水以石以便往來引水灌硝鱗之  
田以興稼穡種樹於官道之傍以休行旅民旣安矣復  
以富庶之後不可無教乃刊印三原冢宰王公所註太  
祖聖訓及藍田呂氏所作鄉約遍給里社俾講而行之

復新晉潘安仁唐韓文云祠以示景仰新洪武以來科  
第坊牌以勵士氣作縣志以備文獻凡此皆侯德政之  
著者而吾民之所不能忘也敢具以告予幼讀書見史  
稱何武在官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初不曉所謂及後  
見長民之官能以才智鼓舞群下者其下徃徃極口稱  
頌若龔黃卓魯復出眞赫赫可敬及去任之後徃徃復  
議其長短得失甚者訕謗而罵詈之與平日之所稱頌  
大異迺知史之稱何公者有謂而居官有赫赫名者不  
足信也劉侯去矣孟之士民惓惓狀樹碑頌德若不可  
已劉侯之賢士民之厚並可見矣嗚呼後之有民社之  
寄者尚鑒茲哉

明嘉靖元年季冬月上旬之吉 孟縣縣丞呂俊主簿  
梁進典史丁綬闔存仁儒學教諭柳澤張鸞驛遞驛丞  
師朝忠大使葛崇仁 孟縣士夫李明劉鉉張仲學黃  
澤張紳朱政裴琰尚賢王惠張福霍侃鄧清王相李淵  
席庚湯汝亨范春王士聰班鉉裴彪席能席經張輝姚  
振柴森侯仲義燕大用張廉馬恩劉璉耿宦韓紀李希  
奇 耆老李貴錢舉耿墳柴英陳用趙孜張仁孟端王  
懷潘義范欽 陰陽醫官李譽賈卓 僧會司護印通  
悅 義官湯鼎張朋 孝子李閭梁宁 鄉氏名載碑  
陰 督工官李譽馬恩王相 洛陽袁名孟邑黃賢刊  
右碑高五尺餘廣二尺五寸在縣署儀門之左邑人  
摩挲光瑩如鏡蓋既思劉侯之澤又愛何文定公之  
文也茲據文定此文及文定所撰劉侯改建韓文公  
祠及重修潘安仁祠等篇內所載劉侯政績補祀名  
宦以慰孟人之思至文定諸碑唯大明寺與此碑僅  
存而此碑名宦理學政事文章互相增重可勿愛護  
哉

明世宗敬一箴碑

正書 嘉靖五年

明世宗宋儒范浚心箴註釋碑

正書 嘉靖六年製

明世宗宋程視聽言動四箴註釋四碑

正書 嘉靖六年製

明世宗諭閣臣楊一清謝遷張璠諸旨并三臣謝表碑

正書 嘉靖七年

明世宗正孔子祀典說

正書 九年十月嘉靖

明世宗正孔子祀典申記

正書 九年十一月嘉靖

按自敬一箴以下六碑大小不一俱在 啟聖祠前

敬一亭內大約俱前後頒行刻石者文不具錄但列

目如右

明嘉靖十三年造濟瀆廟鐘欵識

正書 西門內濟瀆廟

按鐘高五尺徑三尺俱鑄造人名後云嘉靖十三年

正月日造

明嘉靖十五年造摘星廟鐘欵識

正書 五里摘星廟 在縣城東

按鐘高五尺餘徑三尺餘俱鑄造人名後云嘉靖十

五年二月吉日造

孟縣志卷九

金石下 明

五十八

重修岱嶽正殿并鑿後池記

儒生姜世馨撰

府掾

趙顯書丹

正書 嘉靖二十六年 存 在 縣西二十五里冶墻村岱嶽廟

河陽之西有鎮曰冶墻者其鎮之西有廟曰岱嶽者斯

廟也始創於隋開皇二年繼修於元至正辛巳自至正

時至我朝宏治癸亥已經三重修矣當時殿閣之崇高

及左右廊廟之華飾非今所能形容其極者且前有臺

後有池神之可格可棲人之可遊可豫者咸在於是自

宏治時至今嘉靖乙巳蓋又歷四十餘年矣歲月滋久

正殿傾頽本鎮張森敬鬼神之善人也覩茲廢墜慨然

有志欲修舉之迺慮夫莫能勝其任者遂率社中二十

有二人同詣縣北法濟寺請僧法惠號洒落禪師相與

協力重修其勤力苦志弗克枚舉不期月而仰視殿宇則革故鼎新且完且美矣僧乃勤勵不息復語森等曰殿之完美固足以爲慶幸矣顧此臺池不修寧不失之舉一而廢一乎森等以爲是謀非吾所能及也乃幡然曰斯臺遺址尙在亦惟仍舊貫之善幸而與鑿斯池又見吾師有餘力矣遂又協力爲池用石也則躬登太行不憚夫崎嶇之苦用磚與灰也則勸化鄉人不嫌夫或承之羞又必用夫工之巧與夫農之力也則以善及人趨事赴工者庶民有子來之速斯池也又不日而成之矣明年丙午僧乃圓寂森等追念勿忘卽於池上構亭命工塑僧之像朝夕以供祀焉其情猶未已也更欲勒

碑刻于言以爲記予匪優於爲文者也因辭之不果而應之曰修斯殿也鑿斯池也功則大也任則重也非有德者不足以當之僧以佛氏之徒迺敢當厥任以成厥功是亦僧中之出類拔萃者也安可以僧類等稱之耶使其早年肯舍彼以就此庶乎逃墨歸楊歸儒又安知其今日修鑿之功他日不轉而成輔佐之業乎然僧雖可嘉如此不因森等好謀要成施財致力此功此效又不可必期其然而然者矣愚以坐井窺天之說特表僧與森等大有爲之功以垂後世愈久不忘之示以爲將來凡有興作於斯廟者之一勸云耳若夫岱嶽聖祚其尊其靈與其感應之妙功化之極非吾所敢妄議如斯

也

嘉靖二十六年歲次丁未孟冬月吉日記

按此廟去邑既遠而廟貌頗宏敞廟後有池舊連同水余比至共地故存其文以備後考

明秦藩登紫金山寺記并詩

行書  
存  
嘉靖二十七年  
在縣西十里金山寺

紫金山在孟縣西十里蓋太行山之麓也孟爲古河陽地南距河北距覃懷其地曠平茫焉無際茲山祖太行而宗嵩少大河清濟爲之衿帶巖堯葱蔚俯抱城闈在孟足稱形勝云唐僧志靜建寺于山代經葺理載在殘碣皇明正德初年僧福凌行表增建諸殿宇視昔壯觀徒廣端者偕義民劉彥清輩礱石爲記十年未就嘉靖

甲辰藩爲孟令乙巳重九日諸僚采出郭觀稼同遊至此藩雍之鄙人也苦于簿書偶得放懷却慮情興灑然酒酣賦詩題壁而去民喬宗劉東僧會達成指石請記未遑也迺戊申冬藩叨轉河間通判屆行僚友徐君元相馬君潭咸謂當復所託遂紀其事因附徃歲賦詩云爾

十里金山寺登遊一愴神看花逢九日作賦愧安仁村郭城西路關河日暮塵祇應沈醉却莫道異鄉人嘉靖二十七年冬十二月望日孟縣知縣右田秦藩書邑人黃平勒

按秦令以政暇登臨詩與書皆莽莽有致殊爲可觀

但序內稱金山寺爲唐僧志靜建載在殘碣者乃沿  
宏治間僧行表及賈鋌二石記之訛已于寺觀門內  
辨正矣

明邢賢謁昌黎伯韓文公墓詩碑行書 嘉靖二十九年 碑新自縣西十九

二里韓家庄後韓文公墓前出土今仍立墓側

三載矣政暇缺約六七字 吳 春元紫山缺

約三字 金山寺寺距昌黎公墓缺約六七字 謁墓見其

荒落缺約三字 有作紫山子遂書而 石

謁昌黎故里 荒原秋草

陰陰老柏暮鴉栖 文星斗光難 德嵩行勢 齊

千載高風誰許挹二三儕輩共

孟縣志卷九 金石下 明

六十一

展墓後復憇金山寺倚韻舊令尹右田秦子五言

首併

年瞻 闕此日試專城禾黍風初勁秋朝月正明

因乘興出不 民行伏臘思潘令深 生

賦民多困枝詞斷未神感時成畫餅異 仁

憇金山寺頻迷驛路塵 畱風月下杯酒對鄉人

嘉靖二十九年九月知孟縣事維揚邢賢題縣丞沁州

崔禎主簿故城馬潭典史懷寧 立

按韓公墓之在韓莊雖經耿侍郎碑記載與何文定

公祠記內所稱然二石皆不在墓前是以致

國朝喬孝廉騰鳳與劉青芝等妄稱尹村祖營左臂高

塚爲公墓之訛誤蓋公墓前唯近數十年官民所立數碑而已修志者無所引徵殊深慨歎幸此碑于巳酉秋八月十七日雨後自公墓前出土公後人因視此碑而並覓得宏治間香鑪而公墓以定則皆此碑之力也蓋此碑雖殘缺然金山寺距昌黎伯墓數字尚存大約墓字下爲二里字也且又有展墓後復憩金山寺之題則前所缺字略可想見大意大約前題係莅孟三載因政暇與同人遊金山寺因寺距昌黎墓不遠遂謁墓成詩後題乃稱復憩于金山寺耳碑中前後將昌黎伯墓與金山寺近比言之竟若預杜妄改公墓之口者然亦可異也且陰陰老柏之句殆

卽指今墓前二古柏而言其時已稱老柏則柏之爲唐柏審矣則是碑之有益于公墓者又自不一也今仍將碑立于墓前并于碑陰題識出土歲月以見先賢之靈與賢令之美焉至碑中所稱春元紫山當爲邑人劉思問後爲尚書者詳見後公餘逸興碑跋內其餘辨正前已疊見各門茲不復云

公餘逸興詩碑 文林郎知孟縣事維揚獻齋邢賢題

草書

嘉靖三十年  
在城東北隅增福寺 存

首夏同僚友東莊馬子春元紫山劉子遊北刹登清涼

閣卽事一首

撥悶車頻出乘涼席屢移不聞山簡興嘗醉習家池衲

子談空教伶人唱麗詞更逢同志侶盡日是歸期  
仲夏一日復仝東莊紫山登閣

納涼與子復登臺漫舉當時袁紹杯俗吏愧非詞賦客  
髻年曾擬廟廊材宦鄉庭院榴初發故國池塘荷正開  
山水定應供後樂不妨他日至蓬萊

酒酣得文字

登臺盃酒共論文風味翛然迥不羣劉向傳經誇絕代  
相如擅賦會凌雲焚爐不覺移時永談塵應拚入夜聞  
莫訝官僚歸去晚退公誰與慰繽紛  
酒闌得東字

解衣虛閣納薰風爽入詩脾句句工客抱會舒尋古剝

孟縣志卷九

金石下明

六十三

宦情無賴藉諸公德星聚彩禪林外塵榻畱人夜月中  
太史有占還此夕盍簪佳瑞洛西東

明嘉靖三十年歲在辛亥夏五月一日立

右碑高二尺五寸廣一尺七寸額草書公餘逸興四字其詩書于碑正面二首書於碑陰二首其題中所稱東庄馬子蓋卽前謁韓公墓詩碑後主簿馬潭而前碑紫山下之缺字當卽此碑紫山字下之劉子字二碑互證可見且紫山劉子當卽邑之劉尙書思問考紫山劉尙書墓表以嘉靖丙午舉于鄉是爲嘉靖二十五年又十年而後成進士此碑立于嘉靖三十年在其舉于鄉之後未成進士之前故知所云春元



紫山劉子當爲劉尚書無疑也紫山劉尚書墓表并見卷後至邢令詩旣成章草亦適逸可觀前于謁韓文公墓旣刻詩碑茲復以政事之餘畱情翰墨信風流賢令可傳也

明萬曆三年造泰山廟鐘欵識

正書 在城東門內泰山廟

按鐘高四尺餘徑二尺餘俱鑄造人名後云萬曆三年三月日造

明贈董漢父銳中都畱守司鳳陽中衛經歷司經歷誥

命碑并授董漢本職勅命碑

正書 萬曆十一年在城東北後津村

右二碑高可五尺廣二尺五寸文不具錄但存其目重修五龍廟碑記 濟源縣鄉貢 生張中愚撰 山

孟縣志卷九

金石下明

六十四

西太原府忻州釋子普緣書

正書 萬曆五年在縣西北三十里龍臺村

孟縣西北去城三十里地連濟源有峯高出其上坦平之處廟祀五龍舊矣蓋以東北太行之陽有名五龍者出水曰沁沁南有濟濟南有溟溟南稱高者獨是峯

隔川 故同名而同祀也且是峯之下東北

有黑龍澗東南有龍臺澗正南有陳家澗西南有彭庄澗西北韓庄澗五澗之水指五方而異流五龍之象也又是峯之上或連月不雨霧罩雲橫龍峯若隱則沛然下雨而民心以懌矣或久澇不晴霧散雨收龍峯突顯則陰雨遂 而民心以豫矣是峯所係乎民者如此故廟祀五龍之不容已也經今歲久廟宇圯壞神像箔落

時龍臺善人郝印同姪郝臻郝裡郝安等暨釋子普緣捐貲募物修補傾頽裝塑神像始終三年厥功告成且其傍重建子孫之殿 祐子孫者亦如雨澤之優渥是其敬乎 公而普 故勒此碑石以爲將來之永鑒云

萬曆五年歲次丁丑四月記

此碑書蹟殊劣劣特文中形容地勢高下及五澗之名可備志地者採擇故錄之

沅河鎮重修濟 廟后殿寢宮記 孟縣歲貢監生行

嘉言

仁書

正書

縣東二十里沅河鎮

濟瀆

廟在

夫沅河孟之鎮也鎮之東北上有濟瀆廟焉其來遠矣

孟縣志卷九

金石下明

六十五

神 在 貌森嚴居民日時致祀凡有不測之災及

旱乾水 於祠下莫不嚮應吾孟之境常爲稔地賴

神之庥多也書稱導沅水東流爲濟其神源聖派混混不竭獨能達海此其所日爲瀆與自禹元圭告成潤澤悠渥歷代帝王不忘而祀之迨至元人加日清源美濟王爵故於今誦有夏之功不衰而稱濟水之神妙萬物也其有補於生民豈淺淺哉時萬曆丁丑歲后殿寢官傾圯簷阿踈漏時人謁廟焚香者每嘆曰此殿棟撓惜無日爲之首倡也於是鎮民高奇等有激於衷乃博謀於衆各捐已財糾衆募役因其遺址日墉日構瓦木之腐壞門墻之傾舊者悉徹而重修之輪焉奐焉爲之一

新壯哉神居也上可曰彰明時理幽之典下可曰表斯  
民報本之誠豈直爲觀美之具增俎豆之光哉然曰殿  
完而功成願爲之樹碑曰答靈貺以風後人就張子春  
山來屬予爲文登之石曰垂不朽予辭不獲已因採舊  
叙其始末以紀其功用以見高公一會之盛舉用曰繫  
後人萬代之遐思使之有所興起而相觀曰進於善也  
銘曰

王屋之巔神濟出焉派衍澄清淵淵其淵周流先化造  
物之先天地同終日月齊延涵濡九有錫福綿綿佑我  
家邦億萬斯年

萬曆五年歲次丁丑四月吉旦

孟縣志卷九

金石下 明

六十六

明萬曆元年造北頂廟鐘欵識

正書 在城東  
北隅北頂廟內

按鐘高可二尺五寸徑尺許俱鑄造人名後云萬曆  
六年十二月日造

明故南京戶部尚書致仕劉公紫山先生墓表 賜進

士及第翰林院編修承事郎閩李

誤 正書 存  
在城西北八

里田文村  
劉公墓前

先生之撫閩也維戊寅之歲先生入閩則走書幣迎李  
生於清源山中爲授其子經故而先是李先生已携妻子  
筆耕毘陵矣庚辰計偕造先生謁謝而先生猶用初意  
賓禮之既下第留滯燕中當是時故友人傅子客先生  
所李先生時過傅子則先生爲設飯下榻欵遇甚至既而

南去癸未計偕重拜先生於倉場是年春先生見李先生  
第進士官史局而後喜可知也居亡何先生往總陪臺  
是秋入賀轉尚書亡何而歸歸亡何而歿其子承遇等  
且葬先生持都諫齊公狀乞銘於大宗伯沈公而復屬  
史李先生表之生念自曩歲得幸於先生杯酌警咳猶如  
昨日而遽聞窀穸之事恫然悲焉迺按狀而爲之表曰  
先生河陽人諱思問字汝知自其少小卽聰穎異羣兒  
年十四試有司有司奇之旣爲諸生試輒先諸生而屢  
舉不合者如千年越嘉靖丙午迺薦於鄉又十年丙辰  
而後成進士出推蘇州居有頃以父喪去三年服闋補  
潞安潞故多宗室聽任羣小豪教細民以武干禁有司

亡誰何先生至則以事稍懲其左右不法者數人復爲  
誠約曉告之自是戢毋敢肆又郡故以紬算賦民一隸  
紬行供億旁午有司不能平均節縮更有猾胥爲上下  
曩橐其間民剝膚推髓折貲蕩本輒徙而他營先生心  
軫之而壓於守長不得有所釐革會視篆長治於是爲  
定三等視等爲賦盡更民所苦奏記上官著爲令民相  
與舉手加額以爲劉公更生我也其兩爲推官所治卽  
豪右不少馭法而性故怛恕常以法先後罪人每從直  
指使者出按獄部界中多所平反旣以賢召入拜湖廣  
道監察御史會京師治郭外城職巡視則覆夫匠之籍  
鉤剔滲匿諸中貴人不得虛冒所省水衡金錢二十餘

萬緡役竣天子嘉御史能益俸二級已廼奉璽書按滇是時逆寇鳳繼祖桀驚稱兵而王一心高欽輩羽翼之爲滇難者如千年先生用謀者謀間欽走一心又疏請割蜀之比於滇者受節制遮要害以備寇之窘而逸也未幾繼祖就縛先生之功多焉丙寅請告里居三年復入爲御史庚午按江西論士所薦舉多名流辛未進大理寺右寺丞進左右少卿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韶等處提督軍務贛故介在四省之交崖谷深阻寇盜出沒先生用威德戢懷浹歲之間桴鼓不起尋以繼母喪去三年服闋巡撫閩中時海賊林道乾毒螫閩廣間先生撫贛時議勦之旣已悉寇窟穴與所以剪

滅之策至則召諸膽知將王尙文呼良朋等授以方畧從南海漳泉兩道爲犄角夾擊之擣其巢賊廼駕輕舸遁去獲其黨如干人并其所掠男女先生一一庭訊之所從舍又如干人人旣以先生能破數年劇賊廼又交口頌曰仁哉先生也是歲召還左僉都協理院事尋轉刑部右侍郎改戶部左侍郎總督太倉癸未進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掌院事閱數月入賀轉南京戶部尚書比拜命而先生忽病視人以爲先生未衰視可明且浮舟而南專精神近醫藥度幾朗豁以膺新命而先生歸計獨決矣則引疾乞骸骨疏三上天子憐而許之歸至河陽先生益自舒以爲起白屋官至正卿功遂一身退

於吾分足矣曰從賓客故人譚笑甚適頃之視更明迺能見細書人曰先生故不以九列易一視諸賓客故人盡喜忽感微疾不浹旬而逝跡其歸甫三月耳享年六十有五先生爲人坦夷長厚口不言人過失其與人恂恂無町畦人皆自以先生親已而性孝友居喪哀毀弟別駕公蚤孤賴先生以有成立卽別駕貴自足矣猶然鷲翼煦濡之好美田宅恣所自取時以俸錢之餘分散諸貧交疏昆弟而河陽學舍之改建也先生實首其議捐貲佐之邑人誦義無已時先生於爲義無所怯而自奉顧獨甚約服無紈綺食無濃厚疏糲菲惡有寒酸之所不堪者而先生安焉若性蓋李先生一日侍先生坐見

蒼頭鬻蔬進者先生問直幾何應曰三錢先生曰蔬止是乎蒼頭過而澆語曰頃人奉若干金爲壽不能納顧問三錢蔬也余退而嘆曰嗟乎嗟乎此所以能不納若干金也古人言儉以養廉豈虛哉李先生見士大夫嬰世之塵網不能自解脫濡需卷婁往往待彈文以首邱狐裘羔袖賢者猶且不免若先生未滿而挹方足遽止遺榮纓紱歸化故山竟享純完之名不絀瑕玷之義可不謂以禮進退善始善終者哉晚特疏請修瑩建祠專祭設立祭麥一一旌表其墓曰致仕南京戶部尚書劉公紫山先生之墓

右碑高七尺五寸廣二尺六寸無書人名氏亦無年

月僅按文中所云癸未者辨其爲萬曆十一年耳碑未晚特疏請修瑩建祠專祭設立祭麥一一旌十七字與下文不接而書蹟亦與前後不類按舊志藝文內載此篇作諸世系子女生卒墳墓詳狀誌中茲不載特十七字較碑頗順或碑字爲當時寫刻之誤

明萬曆三十三年造警旦鐘欵識

正書 在城  
心鐘樓上

按鐘高五尺五寸徑三尺七寸前有賜進士第知孟縣事河東萬時俊欵識後云萬曆三十三年月日造明奉訓大夫鹽運司運副前光祿寺署丞袁公墓表賜進士第奉政大夫通政使司右叅議前翰林院庶吉士山東道監察御史巡河道楊玉珂撰 賜進士第

孟縣志卷九

金石下 明

七十

通 大夫都察右副都御史端國璋書

正書 崇正八年 存 在  
縣西北六里藍家窑本墓

昔人有言生死幻泡富貴浮漚耳奈每見繩樞之子心如益盎見類醯雞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至素封之家金谷侈富玉碗驕人迨其奄然長逝身死名滅與草木同朽腐耳吾友顯吾袁公不然公生而醇厚本本源先贈公忍讓著聲卽居積致富而焚券已責時時有之贈太孺人賈氏內政雝肅和丸斷杼獲有令嗣顯吾君抗志青雲挾篋遊津口尊師取友嗜古談今僑居城隅小圃每爲破甑沈船之約學窮二酉識擅三長佇奮天池計日可待也無奈捧檄情亟援先達卜式故事入貲爲光祿郎經筵供事日覲天顏轉餉秦關不辱君命當

事者廉君敏練特擢君爲河東運副公以偶恙不果就官人者念君久淹特除爲西蜀藩郎欲大竟其施也造物不仁哲人云萎可勝悼哉乃郎允仁孝聰明克盡子道紹先人未竟之緒讀乃父絕編之書文藻煥發欵情四布曰且豎綸綍之封碑指先人之隧道徵詞不無勒之貞珉已公承先至孝睦里有仁服官克盡厥職教子不墜令緒光前啟後生榮死哀具足不朽幻泡浮漚何足言哉余昔忝載筆今爲野史敢無說而處此按公姓袁氏諱光第別號顯吾其先玉川人祖琚移家河陽琚生敖手闢荆藁家業曰隆隆起生三子長光啟次爲公季曰志甲公之爲人寬仁渾厚慷慨光明慕昔人割宅

麥舟之風好賑人之急全交論故卹貧念寡具在銘誌中不能屢贅至座上客滿樽酒不空留髡送客彈鋏築則銘誌中所不及也公娶賀氏勤儉殖家惠施周物封孺人副孺人劉氏靜正有儀恪慎有加生子一人曰允天資聰敏問學優長而一段表章先人惓切繼述之意眞所稱仁人孝子也允生子長曰長庚次曰長年蠡斯繩繩麟趾振振將世世罔有艾焉乃嗣於清明之前一日建碑豎表徵余爲叙余固陋無文不能爲風雲月露之章然生平厯履肝膽傾瀉則耳熟而心藏之矣敬據實而爲之記崇禎八年歲次乙亥清明吉旦

城內上生寺小石佛塔一座

正書  
下無  
朝代  
舊刻以



此塔高可六尺許最下層如覆盂者一稍上如竹節者三又上如仰荷葉者一又上爲方立石一刻佛立像者四又上爲蓮花貧一又上爲八面立石一石上半刻佛坐像者八下半各書佛號又上如竹節者一而止其佛號可辨者南无西方月光面佛及南无東北方寐諸根佛及南无北方南无東方等字而然其佛像古拙而書蹟又甚精唐人以下未必能作特以其更無左驗故附載於諸石刻後耳

城西號村濟瀆廟佛頂尊勝陀羅尼幢一通

正書

存

右幢稍小高可二尺舊在中衢爲繫馬椿者今移入濟瀆廟諸面剝損唯第一行幢目猶存餘一面存數

孟縣志卷九

金石下明

七十二

十字有畧可辨者云葬考妣近於祖塋又云時深歲久又云傷嗟此事又云造其經幢末一行有張資字或爲幢主之名亦未可知但前爲經幢後爲墓表此金元以下之製似非唐前物也然其狀亦古耳

野戍鎮藥王廟神像後石刻

正書

存

刻文云晉河陽令潘岳又側一行云孟州河陽郡營花寨冶戍村按廟傳爲潘署舊址今刻文意旣未顯而郡字當爲縣字之誤似是鄉里人所爲然旣稱孟州則或唐或宋或元俱未可知姑存之以備考耳

城西中曹坡村尊勝幢額

正書

存

右幢額高可一尺居人以砌於屋前照壁之內開一

孔可窺見上篆尊勝之幢四字旁有佛像蓋幢額存而幢則佚矣其篆殊有筆勢殆亦唐時物歟

城東桑家坡石棺傍畫像題字

正書

存

右石棺長五尺四寸首寬尺九寸末寬尺六寸高尺二寸五分兩旁所刻人物古事大約如今人所謂二十四孝者上方各題古人姓名今可辨者棺東面所題曹娥劉明達舜子楊香睽子伯俞董永姜詩棺西面所題王武子郭巨陸績魯義姑趙孝宗王祥孟宗閔子丁蘭曾參蔡順等字而已此棺初在桑坡人家後門作槽飼馬學徒麻登賢往訪得之初聞尙以爲石槨及往觀則狹小非制乃卽棺耳因詢其蓋未得

而歸途又聞城東韓村人家有一石蓋因更就視則其制甚大而稍短與石棺之小而長者不合此自是又另一棺之蓋也其蓋滿面刻花卉異獸甚華整而無題字然大約亦同時所爲或并同出土者但以所刻故事觀之此自非漢晉人所爲且其刻劃或並不過宋元間人所作蓋自桓司馬自爲石槨而大聖人有不如速朽之論是以千載而下人皆不肯以桓司馬自居故石棺槨之見於世也甚鮮而不意亦尙有其人而又不止一棺則亦甚可吁怪且卽以今觀之石棺槨仍自出土則其無益亦可見矣而且旣冒厚葬之戒則未必不轉受石槨之累總之不若中無所

有之爲愈也且石棺之制更不適於用不知當時何所取焉然今既有題字則不得不附於無朝代諸刻之後以當異聞而姑爲著論於後以示戒至其石則令舁入村中清真寺內閒處安置庶不使聖賢容像徒受汗慢焉耳

穀旦鎮法濟寺畫佛石幢

無題識

存

右幢高可一尺佛畫八面此外畧無題字故前此拓工并未之及頃當之懷郡阻滙川盛漲憩此見之迺眞唐人畫佛中不可多得之作也行筆如作篆精妙絕倫所謂風落電轉規成月圓以及風衣帶之妙尙可於此遇之道元以下殆未之能及也此於志事似無關要義然此鎮在唐爲穀旦縣故當尙有唐物亦可以見其地之古也因爲刻唐幢二字於石缺處而錄以爲金石志殿焉

金石志後跋語二則

馮農部魚山姻親編纂孟志金石旣成或觀之曰是縣金石入志者遂至三卷何哉余曰此農部之用心而是志之先務也蓋嘗觀于前人著述若歐陽洪趙諸公之作其搜訪金石不遺餘力殆若有偏嗜者然而近人之志地者或不少概見何哉蓋志邑者多資于守土之官而官身有吏責簿書期會之間尙且日不暇給何暇訪古就有採錄亦不過付之胥吏稍拓

一二焉耳夫惟好之也甚淺故其得之也愈寡及其有意搜羅掇拾而其物之存者固已無餘矣金石之曰亡地志之罕載不其以此歟若農部之修是志也始至則屬余遣工遍拓縣境金石排次插架以著于錄猶慮尚有遺失時以筆研之餘乘騎出郭自訪古蹟以及殘碑斷刻之類其絕僻遠之地雖邑人士所未能盡至者亦躬歷焉其所得則又過于常見者蓋訪之二歲餘金石志稿始成而志之大要亦已取具于是是以凡山川之形勢城郭之遷移祠宇塚墓古蹟職官人物史事之訛誤遺失莫不洞見默識而後遇事發明其所論辨皆有左驗可不謂信而有徵哉

蓋農部于金石亦可謂好之篤而其用力固已勤矣抑是邑古稱勝地前人遺蹟間有畱傳得資採擇尚不至如他邑之略無存者然而固已不過 什一子千百且若非及今掇拾恐後此所存并求如今亦不可得則茲志金石尚惜其少又何訝其遂至三卷也哉至余以簿領之餘時過志局取閱拓本摩挲商摧閒附題識并見卷中首尾數年情事依依如在亦不可不并識以爲他時記憶焉仇汝瑚跋

昔韓昌黎先生欲移石鼓于太學而於岫嶠山神禹碑之鸞漂鳳泊至千搜萬索不得而作詩以深惜之可爲好古之最深者矣至宋而歐陽公與劉原父

公雅意金石搜羅益力然亦時有未盡者以待後人之掇拾焉令名薄遊河陽得問字于魚山師值有修志之舉屬令名助修并以時代爲抄撮金石晨夕校勘或并令鉤摹重刻又時從出郭搜訪古蹟偶有所得共爲欣慰無已於是孟之金石搜羅殆盡且其中如後魏諸刻及唐獨孤府君碑韓別駕墓誌皆有在于歐趙二公所錄之外者其爲可尙固已共見然而魚山師之意則首以有資于考据地理者爲要其有關於政事者次之若夫詞翰之可觀則不過但以餘論及之而已書成以令名嘗從事斯役俾識數語以見大意至志局採訪數君之外及門搜訪金石尤力者如李生金相郝生京藩趙生接三諸子師皆俾附著于後以識同志之雅并以見景仰韓公之一端云

武進湯令名跋

